

新 中 學 文 庫

奧 德 賽

中 冊

荷 馬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Homer 著
傅東華譯

漢譯世
界名著

奧

德

賽

中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九

道前情訴述
脫大險分食
巨人羊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國主啊，你是非細亞一族之賢！

我今聽歌聲美妙，如出自天仙

怎不教人心內歡？

我生平足跡遊都遍，

卻未見富麗繁華若此間；

你舉國安樂歡恬，

華賓列座王宮殿，

奧德賽

聽的是仙樂喧闐，

吃的是珍羞萬品滿華筵

金樽酌酒若流泉；

真個教人心羨艷，

你卻偏教歌樂止，

命我把愁情道念，

使我悲懷益似火熬煎；

我有千言萬語要陳訴，

二二五

卻不知孰宜居後孰宜先，

爲的是神人賜我禍患重重非一端。

我今先把姓名言，

庶幾於此遠邦異域也得流傳，

且他日我脫離禍患，

縱然是遠隔山關，

也好報你們今日這恩情一段。

我原來就是攸力栖茲，

雷厄提斯之子，

我生平多計智，

因此上人人盡畏，天上咸知。

我家住在伊大卡，

奈利登山樹如髮，

四周有島嶼環匝，

沙米、杜利嶺，與夫查辛菹島木影影。

那伊大卡平浮在海上，偏處在西方，

他島成叢盡東向，朝近紅日上；

那島上崎嶇曠莽，

卻饒產物資生養；

且我覺人間雖廣，

終莫如此島堪親堪愛賞。

曾有個美妖魔，名爲卡力普索，

將我羈留在仙閣，

要我和她做夫妻，同寢宿；

還有那伊耶島[●]上仙人叫塞栖

本領高強多技藝，

也將我久久強留羈，

要和我配作夫妻：

卻都不能使我這思鄉之念稍移。

都只爲鄉邦父母，

總總教人愛慕，

縱在他鄉樂未央，

也不由人忘故。——

請再把我自特羅亞歸途艱苦，

逐一的爲諸君詳訴。

「我從特羅亞，被風送至伊斯馬魯斯，[●]

奧德賽

乃是西可尼安[●]人的城市；

我把居民屠殺死，

將那城市化作了一片荒墟殘址；

掠獲了無數的錢財女子，

給大衆均勻作賞賜。

事後，我勸軍士們大家速走，

誰知都不聽我的良謀苦口，

兀在海濱留戀不登舟，

爭宰殺牛羊來下酒。

唯時亡命的居民彼此呼叫，

把鄰境的同族號召；

那族人居住在大陸，

二一七

人口衆多弓馬好，

步騎戰法盡優良，

能看情形應需要。

追天曉，大衆紛紛俱來到，

多似那春日的繁花茂草。

於是天使我們陷入大不幸，

因彼時倉卒之間要在舟中列陣，

不覺得手忙脚亂大紛紜，

把戈矛自相刺刃；

自晨至嚮午時分，

我們雖則多寡不平均，

卻尙能抵擋敵人陣；

但到了紅日西沉，

終是我們退卻他人勝。

是役也，每舟中喪失六人，

其餘的幸皆逃命。

「於是我們又鼓棹前行，

人人心裏悲喜交侵；

喜的是我們自己的逃性命，

悲的是喪失了好友良朋；

因回首，把陣亡將士呼喚三聲，

冀招得幽魂一同前進。

又誰知天上育夫神，

忽作起猛烈北風一陣，

驀然間海陸俱昏黑，

晝時無異夜冥冥。

我們的船兒卻兀自向前行，

唵喇喇，但聽得帆兒劈碎聲。

我們不勝心驚，

怕死神立刻便來臨，

因把帆兒急收起，

奮力將船駛向岸邊停。

這一停二日二夜，

人人都不勝焦心，

迨到第三日晨曦透露，

方始見浪息風平；

奧德賽

因復豎起桅干張起帆，

受風吹送徐徐進。

料自此便可平安無恙歸鄉井，

卻誰知行至馬雷亞附近，

忽又見浪作波興，

並驀地起了北風一陣，

將我們折向錫西拉方面吹行。

『自此繼續九天，

我們不住的受狂風催迫而前，

迨至第十日，

乃達食蓮人的境域之間。

我們於是登陸取水，

二一九

隨在舟旁作食充飢餒，

迨大衆既飽既醉，

我乃差人探問是何人居彼。

我差的共是二人，

並遣一人前導作先行。

他三人一去，便與居民相廝混；

那居民並不欺生，

卻把蓮花相贈；

誰知吃過這蓮花，

便恍如失了神魂，

忘卻回頭覆命，

只想與居民作伍成羣，

不復把家鄉思忖。

我因得迫他們垂淚回舟，

用繩索將他牢綑；

又囑餘人急速把舟登，

免也去嘗試蓮花，致忘鄉井。

於是大衆急歸舟，

大家列坐都齊整，

便鼓棹而前進。

『我們從此向前航，

中心實慘傷，

久乃達賽克洛普斯之族，

乃是個不知法紀的蠻邦。

那居民仰仗天神，
不知種植不知耕，
卻是一年穀麥不愁乏，
並有葡萄成糾生，
盡靠着育夫的雨露之恩。
也不識合羣會議，
也不知製定法紀，
身居在山巔洞裏，
各管束自家妻子，
對同族素無情誼。
『距此邦一箭之地，
有荒島崎嶇橫迤，

上生着樹木紛披，
與此邦相去無幾，
卻又不相聯毗。
那島上有山羊無數，
從未經人步履，
也未見獵人穿樹登山，
來此把獸兒追取。
原來此島非是農田，也非牧地，
未嘗開墾，盡皆曠廢，
不見人踪，但見羊跡。
這都由賽克洛普斯之族，
並沒有朱髮船隻，

也無人能造舟楫，

備與異域交通，他邦貿易；

假如他有這般利器，

便可無限量發皇生息，

緣其地並非磽瘠。

沿海岸，有一帶牧地膏腴潤濕，

葡萄生長無時絕，

那土壤肥饒宜種植，

但善栽培，宜可豐收不竭。

且其間的港口異常平靜，

將舟泊岸無須掟。

也無須纜索羈維，

船經入港便能安定，

儘可以自在逍遙，

在那裏靜候風信。

那港首，有一道清泉出自山洞底，

四面有白楊障翳；

我們被神明領導入其中，

時在冥冥深夜裏；

四下黝然無所見，

原來被濃霧深深遮蔽。

仰望天空不見月，

原來是藏在濃雲裏。

也不見當前有陸地，

但聽得波濤遠騰沸；

迨到舟船傍岸時，

方見陸地赫然在眼底。

於是我們收下船帆，相將登岸，

一夢沉沉到明旦。

「迨至曙光女兒奧洛刺，

露出了紅顏煥發，

我們乃放船兒周行一匝，

將那島細細看察。

唯時育夫所產衆妖精，

把島上羣羊一一都喚醒，

備供給我們辛苦行人作食品；

我們乃回舟取了強弓利箭，

分三隊將牠們追趕，

蒙神助，所獲乃無算。

彼時我帶的共是十二船，

每船平均得九頭，

我個人把最好的十頭挑選。

於是大家圍坐吃羊肉，

直自朝晨至日落，

並有美酒如泉取不窮，

任大衆恣情飲酌；

原來船中貯酒正多多，

盡都自伊斯馬魯斯地方掠獲。

彼時我們望見毗隣一島，

便是賽克洛普斯族的窟穴窠巢，

見那裏有炊煙裊裊，

並聽見人聲隱約牛羊叫。

唯時紅日西沉天已暝，

我們乃眠臥海之濱；

迨次日朝曦透露，

我乃聚舟人對他告語：

「我同行伙伴，大家都聽！

你們都在此休息靜等，

我只帶自家親信，

向那島居民探察情形，

無論他蠻橫喜爭鬪，

抑或是好客畏神明。」

「我說罷即便登舟，

並命從人解纜跟隨走。

從人們聞命即刻把舟登，

就船舷列坐都齊整，

便鼓棹衝波而進。

不一時已達那島，

見濱海盡端有一洞門深窈，

上蓋着桂樹之叢，密濃幽奧；

那洞內，有牛羊整隊沉沉睡，

四周有一圈空地，

用石砌籬落包圍，

遍種着橡枝密茂，松葉青輝。

見一個龐大巨人，

獨自在餵飼羊羣，

形容怒愠口無聲，

好生的無禮蠻橫，

簡直是個大怪物，

模樣兒煞是堪驚，

不像是個尋常食穀人，

卻像一座孤峯高峻，

上插着森森樹木，獨立離羣。

我於是，命從人休得離舟，

須將牠牢牢看守，

乃攜數人向前走，

身邊只帶一囊酒。

那酒是當初伊萬齊斯^①之子馬倫^②所贈，

他是個司祭人，身居在聖林，

奉的是飛巴斯，伊斯馬魯斯護國之神，

我們因此對他禮敬，

保全他與妻兒性命。

他感我活命之恩，因有厚贈；

我受他熱金一脫倫，

外有美酒盈盈十二瓶，

盡是醇厚祭神之品，

平時他家裏男女僕人，

都不知有此藏貯，

唯有他夫妻和管窖，乃得知情。

他往時嘗此美味，

恆用二十倍清水調稀，

卻仍是馥郁芳菲，

但聞的都不能自己。

我那時將此酒貯滿一囊，

另一器裏載餒糧，

忽覺心頭微震盪，

若預示要有災殃，

怕有蠻人不知禮讓，

要與我們在途中相撞。

不數步便到洞門，

卻不見巨人踪影，

原來他已出外牧羊羣。

我們於是把洞進，

四下裏看察一巡，

見籃兒滿裝乳酪，四散紛紛，

又見羊羔牛犢，一闌闌的關緊；

那闌兒分爲數等：

這一闌關的是較大之牲，

那一闌比較後生，

又一闌盡皆稚嫩。

又見那桶兒罐兒，一一潔整，

內貯着乳汁清瑩。

我那同行的伴伍，

因向我不住的嚕囁，

說要把那乳酪先偷少許，

然後將牛羊放出趕歸舟，

即便開船自去。

我則始終堅不許，

卻不知當時許了，倒可省許多事故！

原來我彼時想與巨人見面，

希冀他有所贈與，

殊不知後來見面時，

直嚇得我們神魂無主。

『我們焚起火獻過神明，

將乳酪自家享用個稱心，

就在那洞中坐等，

直等那巨人牧地轉歸程。

他負荷乾柴一大捆，

備晚餐舉火燒焚。

他一到洞門，將柴把往地下一扔，

但聽得一下碎訕，

嚇得我們戰栗栗忙向洞隅逃遁；

他把雌性口一齊驅入洞，

是雄的都不讓進。

這纜高高地提起一扇石門，

將洞口關閉嚴緊；

估那石門之重，

縱教廿四輛四輪車也難得挪騰。

他於是覓個坐處，

將綿羊山羊之乳輪流擠取，

取罷，令各自把小羊哺煦。

然後又急把那乳平均作兩分，

將一半用篩兒濾澄，

一半在桶裏貯存，

備將來不時取領。

迨一一都弄調停，

乃舉火打點炊烹，

忽爾瞥見我們，便開言動問：

「哈哈，客人，你們是何等樣人？」

何處飄流到斯境？

你到此作甚營生？

抑或如海盜行踪無定，

拚性命要為禍他人？」

「我們聽他言，靈魂兒都戰震；

見他那狀貌猙獰，

聽他那聲若雷鳴，

不由人目怵心驚；

我卻尙能鎮定，將話對應：

「我們本是希臘人，

自特羅亞航海作歸程，

被狂風弄錯了途徑，

因此到來斯境，

莫非是天數安排難究竟。

我們都是亞特魯斯之子阿加綿農的子民，

他如今天下盡聞名，

緣他曾經征滅倍大國，

曾經殺戮萬千人。

只是我們如今，既來斯境，

不得不向你跪請，

望你多顧念主客之情，

並賜作客的應得贈品。

啊啊偉人，你須知敬畏神明！

我們是你的請求人，

我們到處，那天上的宙斯總總隨行，

我們倘若受委屈，

宙斯自必把冤伸。」

「我說罷，他便凶狠狠將話對應：

「你們真是些愚人，

或因來自遠方異地不知情，

竟叫我敬畏神明！

須知我們賽克洛普斯人，

並不怕宙斯威勢，

也不怕其他有福的天神；

爲的是我們的能力比他們高勝。

我不會因怕宙斯，

便饒你這些人的性命；

這全看我自己心頭允不允。

今且說你們來時，

船在何方下旋——是遠是近？

你須把實話說分明。」

「他這話原來想誘我，

我卻早把意思窺破；

因又假造言詞欲將他騙過，

便說道：「都因那涅普條因，

將我們的船兒撞在那盡頭岩上碎作紛紛，

復被狂風捲入海中進，

只贖我們這幾人逃命保微身。」

『我說罷，他怒不作聲，

恨恨地站立起身，

伸手來把我伙伴揪擒。

他一手抓了二人，

奮力往地上一扔，

彷彿是兩條狗命。

可憐他二人腦漿四迸，

弄得滿地濕浸浸。

他便把四肢破裂供作夜來殮；

只見他吃得好像獅吞，

腸兒肉兒骨兒一時都吃盡。

我們眼看着這般慘景，

心中無主淚潔潔，

只索將性命托付天上宙斯神。

迨至那怪物將人肉飽餐白乳恣情傾，

乃直挺挺僵臥在羊羣。

彼時我心中私自計付，

便欲去襲擊他身，

想從綁腿裏抽出利刃，

摸着他肝臟所在，

直向胸膛刺進。

忽轉念遽又住頓，

因有那巨石堵塞洞門，

非人力所得挪騰，

故即使行刺功成，終難逃命。

於是我們只索數聲長歎息，靜候到天明。

「迨次日，玫瑰色的曙光透露，

那巨人便起身將火舉，

把羊乳輪流擠取，

放小羊各自就哺。

迨一一調排都畢，

他又抓了二人供作晨餐吃。

吃罷驅羊向洞門，

將那巨石輕輕開揭；

卻仍復將牠堵塞，

好一似開合箭壺，不費絲毫力。

他於是驅羊呼嘯上山頭，

我們仍在洞中囚，

心中無限苦悲愁；

若不得密涅發神垂助佑，

料難報這場奇恥深讐。

只是我，忽爾心生妙策；

原來有巨木橫在羊闌側，

乃是根橄欖枝條，新斫猶青色，

備乾時用作杖策。

我把那巨細估量，

好一似巨舶桅樑，

堪以揚帆把海航；

真個是奇大奇長！

我將牠截下一尋長短，

置放在我的人兒面前，

命他們把牠脩剪；

不一刻脩剪都完，

我乃把一頭兒削尖，

持向火中燃成炭。

我於是將牠深深藏掩，

藏掩在那洞中山積的草糞之間；

然後命從人大衆抽籤，
抽得的等巨人歸洞安眠，
須助我將此樁戳他雙眼。
結果是抽得四人，
恰好都稱我之心，
連我自家算入共五人，
將事兒暗暗調排定。
迨到了嚮晚時分，
那巨人牧地轉歸程，
把羊羣驅入洞中進，
計點得異常謹慎，
沒一隻散失離羣；

奧德賽

不知是因他起了疑心，
抑或曾受天神之命。

他一進洞門，便將巨石高高提舉，牢牢塞堵，
然後覓了個坐處，
把羊乳輪流擠取，
放小羊各自就哺。
迨一一都弄調停，
便又抓了二人供作夜來殮。
我於是走近他身，
手捧着濃酒盈樽，
口把言詞進：

『賽克洛普斯，你聽，

二二三

你既飽餐人肉，

請飲一盃助餘興，

也好識我們船中貯酒居何等。

我帶牠來作孝敬，

冀你垂憐憫，並送我還歸鄉井。

卻見你恣睢難近，暴戾無情！

你若是這般行徑，

還更有誰人敢來斯境？」

「我說罷，他將酒一飲而盡，

覺得是美味津津，好生高興，

便向我要素添增：

「我的好先生，給我些添增，

並直告你的名和姓，

我好舉物相贈，使你稱心。

啊，想我們賽克洛普斯，

沐宙斯雨露之恩，

也有葡萄滿畦町，不愁無可飲，

卻不如這一點玉露瓊漿，仙人之品。」

「他說罷，我便又將酒進。

我一連進了三巡，

他便冒失失飲了三巡。

迨到他有些醺醺，

我便把話兒委婉而進：

「你問起我榮譽之名，

我願直言無隱，

卻休忘你所許的贈品。

我的名叫無人；

這是我父母親朋對我的呼稱。」

「我說罷，他凶狠狠將話對應：

「好罷，我末了便吃無人，

且讓你伴兒先送命，

終必也輪流到你身，——

這便是我給你的贈品。」

『他說罷，便一仰將身直挺，

重沉沉歪着巨頸，

不一會，睡眠神將他壓鎮，

便使他魂夢入冥冥。

那時他的喉頭，

湧上了肉渣和酒混，

不住的往外吐傾。

我便從灰裏取出木樁，

將牠放在火上，

把話兒將我從人激盪，

教他們休要慌強。

不一刻，那木樁便欲燃燬，

內外通通已紅赤，

我便從火裏將牠提起。

於是我從人四周環立，

便荷天神鼓起我們的勇氣；

大衆同擊那木椿，

把尖頭戳進巨人眼裏；

我則據身高高地，

執椿端不住旋迴。

譬如用鑽兒把船梁鑽穿，

下面人執繩端不住旋轉；

我們彼時用火炙椿尖刺那巨人眼，

便也可作如是看。

只見椿刺處血湧如泉，

眼臉兒被炙成焦炭，

眉毛兒也化成煙，

眼球兒劈拍連根都炸散。

譬如打鐵的將紅熱斧頭浸入水，

發出嘶嘶的聲音清脆，

那眼中受火響嘶嘶，毋乃相類。

那巨人痛極狂吼。

聲震盪四周山岫，

嚇得我們都卻走。

他急把椿兒拔出眼，

上面是血漿模糊粘滿，

如狂的將牠遙擲。

然後大聲的叫喚隣人，

在四周高高山頂；

隣人們聞聲四至，

在洞外向他問訊：

「坡力飛馬斯，你何事驚慌？」

緣何夜靜宵深這般大嚷，

使得我們都睡不安牀？

莫不是有誰人將你的羣羊搶？

莫不是有誰人憑巧計，任蠻張，

要把你性命摧殘？」

「於是那巨人在洞裏揚聲答應：

「朋友們，是無人施巧計要害我性命；

並非用暴力，逞強橫。」

「於是洞外人便又應聲：

「既無人用暴力害你性命，

多應是天上宙斯罰你生災病，

我們須讓你獨自個兒好清淨，

你卻須多多祈禱你的父涅普條因。」

「他們說罷，各自把路跑，

我心中不覺好笑；

我這名字兒造得巧，

竟把他們都哄了。

彼時那怪物劇痛呻吟，

捫索着開了石門，

便坐在洞門候等，

伸手兒四面搜尋，

防我們混入羊羣圖走脫，

便可以一一揪擒；

他大約當我真愚笨，

會冒險走近他身！

卻不知我那時，

正把計策兒層層思忖，

想如何方可逃生。

我那時見危險已經迫近，

急忙中主意紛紜，

終乃把個妙計思尋，

以爲是千妥萬穩。

原來那洞裏的綿羊盡是好種。

身軀肥美毛兒冗。

我因抽取那怪物藉臥的柳條兒，

悄悄的將牠們縛攏。

每三頭成一總：

兩頭護側一居中，

人在中央把羊肚皮兒捧。

如是，三口羊兒能把一人護送。

我自己，挑了最好的綿羊一隻，

將背上長毛牢執，

藏伏在牠的茸茸肚底，

雙手兒糾住羊毛不稍放弛，

耐着心兒忍着氣。

如是我們暗暗地吁聲嘆息，
靜候着天光啓。

『不一刻，便露出微頰曦光，

牡羊兒都匆匆奔至牧場，

牝羊兒感着乳房膨脹，

嘖嘖的鳴叫在欄旁。

牠們的主人，生受着無窮痛楚，

把羊背一一拍撫，

卻不知那髒髒的羊肚，

已有人兒藏伏。

殿後的是那大公瓶，

牠爲的毛重身肥，

奧德賽

並有我爲牠累贅，

因此上行步遲遲。

那巨人待牠走過，

用手兒周身撫摸，

又問牠殿後是緣何。

『他說道：「我的寶貝羊兒！

你今朝出洞何故獨遲遲？

你往日未嘗落後，

健步兒沒個能追；

你總是爭先到牧地，

你總是搶早到流溪，

到夜裏，也總必你第一個把欄歸；

二二九

今日緣何獨殿後？

好叫人心下猜疑！

莫不是你見主人喪目，心下也傷悲？

都只恨奸人們施巧計，

用美酒灌得我沉迷，

便將我眼珠兒生生的剷滅。

那奸人名字叫無人，

我料他終不得自在安寧。

假如你也有同情，能作人聲，

說出他如今何處藏身，

我定必攆得他腦漿直迸，

方洩我心頭之恨。」

「他說罷，便放那羊兒自去；

迨至離洞數尋許，

我便先自鑽身出羊肚，

隨把從人束縛也一一寬除。

然後將那肥羊隊伍，

急忙忙向着海邊驅，

經過了許多的紆迴彎曲，

乃達泊舟之處。

那些留守的，見我們平安歸去，

不由得喜躍歡呼，

及聞喪卻同行侶，

又不免悲傷哀哭；

這個我卻不許。

我蹙眉兒示意叫他將淚住，

命他們速把羊羣驅上舟，

即便將舟隨浪泝。

於是衆人佔定了坐處，

一齊把槳兒盪鼓，

迨至離岸已有數武，

我便大聲兒調侃那巨人幾句：

「賽克洛普斯，你聽！

你在洞中施獸行，

吞噬了遠地來賓，

須知並不是怯弱者的從人。

你這人蠻橫殘忍，

竟忍在自家室內，

把客人活搏生吞，

如今你生中須警醒！

這便算那宙斯以天上諸神將你重懲。」

「那巨人聽我之旨心愈忿，

便一手抓落個山頂，

向我們的舟船直扔。

那巨石落在海中，

與我們的船兒相距數寸，

卻擊不中我們的柁柄。

只見石沈處巨浪翻騰，

如潮樣，將我們的船兒衝返海之濱。

我急用竹篙撐開，

不使船身靠緊。

然後點頭示意，

叫衆人鼓棹奮進，急圖逃命。

迨到駛出了一倍路程，

我又欲向岸張聲，

卻被衆包圍勸阻，

一個個話語紛紜：

「啊，你這人忒也粗心！

爲甚的偏要使那怪人氣忿？

你看他現在，兀是把東西亂扔，

「要想把我們衝返海之濱。

倘若恁地時，我們那還有命？

他若是聽見人聲，

便要拋巨石隨聲而進，

使我們人首船梁一同成齏粉；

他原來力強心又很！」

「他們如此的不住嚙嚙，

終不得將我雄心阻，

我兀是大聲疾呼，

要把我一肚子牢騷傾吐；

我說道：「賽克洛普斯，你須記取！

倘有人問你是誰人使聾，

你就說攸力栖茲，雷厄提茲所出，
家在那伊大卡地方居住，
曾勦滅城池無數。」

「我說罷，他便一壁呻吟一壁言：

「啊，原來是宿昔神識至今應驗！
當初有個預言家生在此間，

他是攸力麥斯①之子武勒麥斯②，

一表非凡兼勇敢。

到老爲人說預言，
聲名國內都傳遍。

他說我後來要遇着攸力栖茲，
便須遭滅明之險；

我至今謹謹防閑，

總以爲那攸力栖茲，必是軀體魁梧身力健，

卻誰知不過這區區一點，

竟用酒使我迷沉傷我眼。

可是攸力栖茲，你且來此，

我將有所贈賜；

我將求涅普條因，

使你們的船兒快駛。

原來我就是他兒子，

他若願意時，

我的眼庶幾可治，

捨他外，無論天上人間料想無能此。」

「他說罷我又答言：

「啊，我恨不得把你靈魂兒送到冥間，

我料那涅普條因，也治不得你的眼！」

「他於是把雙手高高天上舉，

禱告他的父涅普條因：

「你這環繞大地的尊神，乞垂聽！

倘若我真是你所生，

倘若我可稱你作父親，

切莫放這勳滅城池的攸力栖茲還歸鄉井。

只若他命裏終得旋歸故里，再見親朋，

也須使他多經波折，備受艱辛，

必教他滿船人一個都無贖，

勢不得不借他人船舶航行，

且回家仍不得安寧。」

「他如是祈求哀懇，

那涅普條因一一聽分明。

然後他拿起更大石頭，

向我們的船兒直扔。

那石頭落在海中心，

離我們的船兒僅數寸，

卻擊不中我們的舵柄；

只見石沈處巨浪翻騰，

卻把我們向對面岸方衝進。

不一刻船達海之濱，

留守的船兒都在候等；

衆船員見我們久無踪影，

一個個不勝焦心。

我們既在沙灘下旋，

即便離船將岸登，

又驅上那怪物的羊羣，

叫大家一律平分，

個個人兒都有份。

至於那巨大的公羊，

衆以爲該屬我個人，

因牠在羣羊最著功勳。

我便在海之濱，

將牠的腿骨燒焚，

奉獻給天上宙斯神。

誰知那神不享這犧牲，

卻教我船舶從人一齊都送命。

只是那一天直至日西沉，

我們在海濱將美酒羊膏恣情饗飲；

迨至太陽沒落日冥冥，

乃羣在海濱安寢。

第二日曙色微頰，

我便命從人登舟起旋。

從人們聞命急急把舟登，

各在船舷坐齊整，

便鼓棹衝波而進，

「如是，我們一程程不住向前航，

中心實痛傷；

縱喜得自身保無恙，

卻悲痛同舟有喪亡。」

① Aegae, 在意大利與西西里之間，相傳爲塞酒居處。

② Ismarus.

③ Ciconians.

④ Lotophagi, 食蓮者，其蓮味美，食之令人忘家。

⑤ Euanthes.

⑥ Maron.

⑦ 於此，讀者須注意，賽克洛普斯係獨眼，故一刺即盲。

⑧ Eurytus.

⑨ Telemus.

卷十

緣疑嫉敗事故鄉濱
賴歎情指點冥間路

「由此不多時辰，

我們船到了伊奧利亞●相近，

乃是個浮島孤亭在海心，

有希坡塔斯●之子伊奧拉斯●在此棲身，

向受天神所寵幸。

那島周旁，圍繞着不破的銅牆，

四岸平夷迤邐上。

那伊奧拉斯家內，

有兒女十二成行，

半爲女子半兒郎，

奧德賽

作夫妻對對自成雙。

夫妻們於此把慈親供養，

長日團圓作宴饗，

珍羞無盡恣情享。

日裏是，萬品芬芳繞屋梁，

夜裏是，擁嬌妻各自在雕牀。

我們彼時行到這名城，

得瞻仰他們的綺室華庭。

蒙主人款待情殷，

在他家一住足三旬；

二四七

他向我一件件兒都問訊：

問我特羅亞覆亡情景，

問我希臘舟怎樣作歸程。

我逐一爲他縷縷陳，

又向他把前去途程探聽，

求他資助俾前行；

他一件件兒都首肯，

並把黍糧相贈。

他又贈我二皮囊，

宰了隻九歲公牛在內裝。

那皮囊，能把一切颶颶風盡收藏；

原來克洛諾斯之子育夫神，

會命他把羣風掌，

欲與欲息，他可以隨心收放。

他把那囊兒裝在舟上，

用銀鍊將牠牢綁，

不令一息惡風能動盪。

然後作起了西風一陣，

送我們前行利順；

只可惜他此番美意又成空，

也只怪我們自家愚笨！

「原來我們晝夜兼行共九天，

迨至第十天，便見鄉國分明在眼前，

已可見海濱居戶上炊煙。

彼時我倦極昏昏欲睡，

緣我幾日來生怕耽延，

終夜把舵兒自行看管，

因此上不覺沉然。

船員們見我已入睡，

便紛紛開始閒談，

都說我從伊奧拉斯取得金銀無算；

其中有的便開言：

「你看攸力栖茲到處受歡迎，

到處人對他恭敬，

因落得滿載歸鄉井！

他在特羅亞掠獲了無數金銀，

卻教我們兩手空空枉苦辛；

且此番伊奧拉斯又復多多相贈，

我們快把這囊兒開視，

看裏面是何等奇珍。」

「這人的提議衆俱贊成，

因把那囊兒開看，

一霎時內中風颶盡馳奔。

便有狂風一陣，

把船兒重復刮向海中進，

嚇得大家涕淚一齊零，

我彼時便也驚醒，

心下十分怒忿，

便欲立時躍身入海自沉淪，

又想無言暫熬忍。

後來我強自鎮定，

舉袂蒙頭不問訊；

那船被狂風吹回伊奧利亞之境，

衆人唯有歎氣吁聲深悔恨。

「我們於是登陸取水，

旋在舟旁作食充飢餒，

迨至大家既飽既醉，

我乃命二人同去作跟隨，

馳往伊奧拉斯家內。

他彼時方與妻兒同飲宴，

我們走進廳門坐候在門檻；

他一見我們，詫異難言，

問緣何去而復返。

「他道：「攸力栖茲，你爲何去而復來？

是誰人作你障礙？

我爲你行舟一一妥安排，

望你平安到家宅，

今忽又來良可怪！」

「他說罷，我心中痛恨難言，

只說：「都怪我不合貪眠，

因被從人敗事又來前。

仍望你救我災蹇，

你是個能力無邊。」

「我這樣詞意恭謙，

大衆聞言俱默然，

唯有那老人忿忿開言：

「你這人盡極人間鄙賤，

速去莫留連！

我不能幫助神人所厭。

你如今去而復返，

定必因天上憎嫌；

速去莫遲延！」

「他說罷，便將我擯逐出門牆，

使我羞慚無限淚浪浪。

不得已，重新解纜把船航，

個個心中暗痛傷。

從人們自把大禍闖，

只索辛勞力鼓漿，

心裏也不勝懷喪，

料此去；再休想有誰人援助助勤。

「我們晝夜兼航共六天；

乃見拉摩斯①堡寨森嚴，

勒斯特立哥泥②之族在其間。

其地牧人晝夜互輪班，

牛在田間羊在欄；③

若有人終宵無用睡，

便能倍值把工兼。

彼時我們船近那美港天然，

見四周巉巖巖石，不斷聯綿，

兩壁森森相對峙，

口兒峽窄僅容船。

便把船相將駛入，分泊兩邊；

因其間浪靜風平，不虞他險。

獨我將舟泊港外，

繫纜在巖石之尖。

然後攀涉上巖巔，

將四下情形察看，

並不見人蹤獸跡，

但見的地上昇煙，

我於是派二人前去詢探，

另一人嚮導而前，

去把居民狀況覘。

他二人走近城壁，

見一女郎方取汲，

乃是國王安替弗提斯^①的女兒，

儀容華貴無儔匹。

她彼時，來至此阿塔西亞河^②之涘，

因其水清澈漣漪，

國人取汲常於此。

他二人走近她身，向她問訊，

問那裏居民何氏，誰是人君；

她不應，但指點她父宮庭。

他們便把那宮庭進，

只見一婦人崔巍似山嶺，

因不覺大大吃驚。

那婦人招呼她男子一聲，

那男子欲害他們性命，

便隨手抓了一人，

作爲美饌把他吞；

其餘二人急急向舟奔。

他於是向全城發聲示警，

全城人聞訊廬聚紛紜，

盡都是龐然巨怪，不類人形。

霎時間，各把巖間巨石紛向海中扔，

但聽得衆船破裂，一陣砰訇；

他們便把壓死之人，

譬如撈魚風景，

一個個撈歸家去備饕餮。

彼時我見形勢吃緊，

急忙從綁腿抽出利刃，

割斷了纜索船繩，

合從人急急開船速逃命。

從人們聞命，即便鼓棹前行，

幸喜得保命全身，

卻恨餘舟俱無幸。

「我們從此又前航，

中心實慘傷，

喜自家幸得免災殃，

卻痛同舟半喪亡。

未幾舟達伊耶島，

塞栖於此作香巢，

她本來身列仙曹，

卻把人類語言通曉。

她與女巫伊梯斯①爲姊妹行，

其父卽輝光太陽，

奧栖阿那斯之女帕栖②便是她娘。

我們彼時移船將岸傍，

被神引導悄然駛進港，

登岸後，接連二日二宵都在海濱舫，

爲的是累日勤勞心受創。

迨至第三日透露晨光，

我乃把尖矛利刃暗中藏，

攀上高崖欲把人蹤望；

我立在高巖觀四向，

見塞栖住宅炊煙上，

透過了橡林蒼莽。

我便欲自去一探究竟，

卻又躊躇心不定；

追後久久思忖，

乃決先歸舟命從人食飲，

然後差他們前去問訊。

「我行行將近海邊，

天上神憐我太孤單，

遣一鹿爲我作伴，

那鹿本食草在林間，

因不勝烈日蒸煎，

欲前去飲水在河干。

牠方自林間跨出，

我便用矛頭擊牠脊骨，

那脊骨應手而殊，

牠大叫一聲倒地命嗚呼。

我一脚將牠踩住，

將矛拔出置塵土，

隨手攀來柳樹枝，

編起條繩兒長丈許，

將四腿牢牢結束，

抗上肩頭向舟去；

一路上將矛柱，

爲的是鹿身龐大難攜取。

迨到舟前，我將牠卸落在塵土，

對舟人一一欣然語：

「朋友們，我們縱是憂心，

卻喜壽緣猶未盡。

你且看這鹿兒自獻作犧牲。

正可以拿牠下酒，飽餐一頓，

莫教飢餓枉戕身！」

「我說罷，大衆便依遵，

急忙聚集海之濱，

一見那龐然巨物橫陳，

都不覺駭異難名。

迨把牠呆呆看個飽，

然後大家盪手把牠烹。

於是，我們圍坐着恣情餐飲，

直飲到紅日西沉；

迨至蒼茫天色暝，

始羣相眠臥海之濱。

次日天明，我乃聚舟人把計策商尋。

「「辛苦的伙伴們，

我有一言請聽！

我們如今是，東西方向不能明，

究不知此輪日，何處初昇何處沉，

所以須急把法兒商忖。

只是我覺得妙法實難尋；

我曾登陟山巔看四境，

只見得四週遭一片汪洋無垠，

原來此處是，孤嶼深處海中心；

只有那中心橡樹林，

透出些煙霧迷冥。」

「我說罷，大衆神魂俱寸震，

便想起安替弗提斯的凶橫，

賽克洛普斯的殘忍，

不由得膽戰心驚，

放聲大哭淚如淋；

卻無如這淚兒，解不得我們的困！

「我於是，把船衆平分作兩羣，

我與攸力洛克斯^①分班來率領。

然後仰銅盔將鬪兒拈定，

看須那一班冒險先行去探聽。

結果是，攸力洛克斯之名先拈出，

他便率領了二十二人垂淚而行；

我們留守的，也不覺慘澹傷心。

他們不一刻，便發見塞栖住宅在叢林，

係光瑩石築而成。

四周遣有山狼獅子臥伏成羣，

乃是塞栖用藥草將牠養馴。

牠們看見生人，並不奔來欲噬吞，

卻是起身搖尾，宛轉欲依人；

好一似獵犬兒見主人飯罷出前庭，

向他搖尾乞憐形景，

只爲盼望些食物來分。

只是我那舟人，

見這許多猛獸狴獠，

已嚇得渾身戰震，

踟躕門前不敢將身進；

只聽得塞栖由室內發出美妙歌聲，

原來她彼時正把機杼織美錦。

於是當先的坡力提斯●第一揚聲，

他於我平時最親信。

「他道：「啊，朋友們，

你聽這其中杼聲扎扎歌聲韻，

石牆四下起回音。

不知是凡女，是仙人；

我們須得快揚聲，」

「他說罷，大衆便揚聲，

塞栖親自出開門，

便把衆人延進。

大家冒失失隨尾而行，

唯有攸力洛克斯獨留門外等，

爲怕中牢籠陷阱。

牠導衆進至內庭，

囑在座間坐定，

便張筵席餉來賓，

有的是芳甘乳酪麥製餅，

普籃●美酒蜜調勻；

卻不知件件都經毒藥混，

但吃的喪卻念家心。

主人屢屢斟，客人屢屢飲；

迨衆人俱有些醞釀，

她便麾動了一枝魔棍，

將衆人叱向豬欄進，

頓時都化做猪身猪首作猪鳴，

猪鬃森豎猪形整，

只除神志尚清明。

如是，人羣變做了猪羣，

蒙主人拋些松子菜莢來養命。

「此時攸力洛克斯，已覺同人遭不幸，

急急奔回去報信。

他一見我們，心中劇痛欲語不成聲，

只急得眼淚如淋。

我們見情形，大吃驚，

急急向他問究竟，

他於是把同人失蹤事始末詳陳。

「他說：「我等奉命前行，

穿過了那片叢林，

見一所美麗房屋，石築而成，

聽得內中歌唱織機聲，

不知是凡女是仙人。

同人中有的便揚聲，

那女子親身出應門，

便把大家延進。

大家冒失失隨尾而行，

唯我獨留門外等，

爲怕中牢籠陷阱。

他們一去無音信，

我坐候多時，終不見一人蹤影，

料必已遭不幸。」

「他說罷，我便把一口長刀擡上肩，

乃是青銅所鍊，闊大剛堅；

又結束了弓和箭，

命他遵原路領導而前。

誰知他抱我膝間，哀聲切諫：

「啊，我和你英豪縱自天，

卻休要強人所不願，

再叫我去冒此大險，

我知你此去難得生旋，

再不會把他人差遣。

我們如今急速開船離此去，

尙可把性命存全。」

「他說罷，我便答言：

「攸力洛克斯，你既然畏怯不前，

我怎能強人所不願？

你只管開懷飲食在船間。

至於我責任在肩，

不得不去冒此一險。」

「我說罷，便自離船上岸去；

行行來至林深處，

與塞栖住宅相離無幾許，

忽與金杖神黑梅斯相遇。

他幻做個青年模樣，

兩頰上毫毛方出，

正是年華盛富。

他握我雙手，與我溫語：

「你這不幸人，你向何處去？

你於此人地生疎，

爲甚在山中獨行踽踽？

如今你的伴侶，

都在塞栖家裏拘囚化作豬，

你莫非來把他們救取？

否否，你若去時便回不得舟；

你不免也與他們同命被拘囚。

唯我這仙草能將你性命救，

你須帶在身邊走。

你此去見她時，

她必爲你張筵設酒，

都經她把毒藥浸透，

你卻但吃不須愁，

因有我這仙草在身邊，

她那藥効驗難奏。

她若還使起那魔杖，

你便須拔出利刀從腿綁，

恫嚇着向她奔去，

裝出要殺她模樣。

她於是便會屈降，

並邀你同上雕牀；

你也莫須拒擋，

庶可以得彼溫存，

並把你的人兒釋放。

卻須叫她對天嚴設誓，

表明她絲毫不把禍心藏，

免待你武器離身，落她圈網。」

「他說罷，便把那仙草兒攝，

原來卽生在目前咫尺；

他命我謹謹收藏，

並爲我說明性質。

我見牠根兒黑色花如乳，

「茉莉」^⑤之名原是神人取；

肉眼凡軀無處尋，

唯有神人知得牠生處。

「黑梅斯囑咐既竟，

卽自林間飛舉返天庭。

我步往塞栖之宅，

滿胸中飽塞疑驚。

我立在那魔神門外揚聲，

她聞聲親自出開門；

便囑我和她同進，

我驚疑滿腹勉隨行。

她導我直至內裏，

囑我坐在一張美麗銀裝椅，

端一凳爲我承履。

然後把金樽調酒醴，

包藏着禍心歹意，

將毒藥暗中放置。

奧德賽

她既斟，我既飲，

真個是藥力並無靈！

她於是魔動魔棍，

對我大喝一聲：

「還不快到豬欄，和你的伴兒同寢！」

「我於是從綁腿抽出利刀，

恫嚇着她她猛撲；

她便大聲狂叫，登時跪倒，

將我雙膝兒抱，哀哀的央告：

「你是何人，來從何境？

你的宗親鄉土是何名！

我今番用藥無靈，令我心驚！

二六三

想從來無論何人，

一經此藥灌入牙關進，

沒有不立時眩暈；

你如今竟爾心清，

真個教人難信！

憶當日那金杖之神，

說有個攸力栖茲，曾在特羅亞略陣攻城，

將帶歸舟經此境，

你莫非就是此人？

你請把長刀插入鞘中進，

我和你去同衾共枕，

我和你且言歡好互溫存。」

「他說罷，我將言應：

「塞栖你聽！你將我的人兒幻化作猪身，

又將我引誘而進，

假說是共枕同衾，

哄得我衣裳脫盡，

好落你牢籠陷阱；

怎還希望我對你溫存？

我斷斷不和你親近，

除非你嚴誓對神明，

說決不包藏禍心，

我方纔敢置信。」

「我說罷，她便如我心願，

對着神明宣誓言。

迨她把誓言從頭都誦念，

我便和她同赴綺牀間。

「是時有侍女四人，

奔忙執事在前庭。

那四人有的是林泉所生，

有的是溪水之靈。

一個把椅兒鋪上繡茵，

下層白布上紫錦。

一個在椅前安放銀檯，

又把金籃擺齊整，

一個用銀盆將酒調勻，

並將牠傾滿金樽。

又一個點火燒壺將水溫。

迨那水在壺中沸滾，

然後設浴盆令我澡身。

那水從壺中下注我頭頸，

不覺太熱亦不冷，

令我四肢宣暢忘疲困。

迨我浴罷香膏塗遍身，

穿上了內外衫袍都稱，

她引我坐在一張銀製椅，

輝煌奇巧工精，

下有橫條將履承。

有僕挈金壺提水進，

請我盥手在銀盆，

然後在我身畔，把一光瑩桌子鋪陳。

管家的進上麵包食品，

說不盡美饌嘉珍，

頻頻勸食盡殷勤。

我卻是飲食無心，

覺愁緒紛來難擯，

一若橫災即刻便來臨。

「那塞栖見我深鑽愁眉，不食不飲，

近身來慰撫溫存。

她說道：「攸力栖茲，你緣何飲食不進，

似胸懷無限愁情？

你莫非疑我有他心？

快休得要如是忖；

我豈不已嚴誓對神明？」

「她說罷，我便將言應：

「啊啊，塞栖，你聽！

你想我伙伴們未得自由身，

怎教我有心食飲？

你若果是誠心勸進，

須當面釋放我的良朋。」

「我說罷，她便手攜魔杖出前廳，
行至豬圈開出門，

放出那一大豬羣，
一個個龐然肥腩，
都似有九年壽命。
那豬羣出得欄門，
繞着她不住逡巡，
她便把解咒念念有聲，
並用油逐一塗身；
頓時間豬鬃脫落復人形，
倒反覺年輕高挺。
他們都尙識我舊主人，
爭將我手兒握緊，
不由得涕淚如淋，

奧德賽

直哭得屋瓦俱震；
便是那塞栖也動惻隱，
貽近我身將話進：
「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子，
你是富經綸，多計智！
你速去把舟船維岸次，
將你們的行李衣裝都在洞中度，
然後攜帶同人俱來此。」
「她說罷，我便依遵，
急忙回返舟船向海濱，
見我那忠實從人，
人人喜得淚如淋。」

二六七

譬如牛羊牧地歸欄進，

欄裏小兒距躍示歡欣，

羣繞娘親不住鳴；

彼時舟人見我至，

正無異這般情景；

彷彿他們已在伊大卡自家鄉井，

得見親人情不勝，

爭相嗚咽將言進：

「啊啊主人，你是個天縱之君！

我們見你歸來心內欣，

不啻已回到自家鄉井。

只是我們的同人如何喪命，

還望你一一言明。」

「她說罷，我便將言應：

「你我先把舟兒岸上去安停，

把行李衣裝度在洞中進；

然後大家隨我前行，

將見我們的伴侶同人，

正在塞栖家裏開懷飲。」

「我說罷，俱各依遵。

唯有攸力洛克斯欲把衆人阻梗，

說道：「你們真是大愚人，

竟自願前去送命！

你們到塞栖家裏，

都不免化做獅狼猪子身，

好爲她服役看門。

想當初在賽克洛普斯洞裏作囚人，

也是這魯莽的攸力栖茲帶領；

他自己愚蒙帶累了別人性命。」

「我聞言不覺大怒，

雖則他誼屬嫗親也難顧，

便欲從綁腿抽出銅刀，

向他的頭顱劈去，

幸虧得衆人將好言勸阻。

「說道：「攸力栖茲，請息怒，

且饒恕此人粗魯；

你就命他留守在舟中，

仍帶我們前去。」

「說罷，衆便離船將岸登；

那攸力洛克斯也不敢獨留停，

只索得隨衆而行，

爲怕我詞嚴色厲不敢不依遵。

「唯時塞栖賜我同人沐浴在宮庭，

又把香膏塗體，羊毛衫服加身，

在前廳宴飲正歡欣。

迨至我們到時大家重見面，

恍如隔世遇親人，

不由得嚶啞啞哭失聲。

於是塞栖挨近我身將話進：

「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子，

這般哀慟須當正。

你們海上辛勞我也知，

也知你遭遇凶人屢瀕死。

只如今，須得開懷且食飲，

好把你方出國那樣精神重振。

你日來悒鬱無歡，

仍把往日的艱危思忖，

多應是慣作悲愁成習性。」

「她此言，正中着我們心眼，

我們因便俱欣然。

如是一天復一天，

美酒嘉餚不勝饜，

轉瞬已將及週年。

迨至夫四序流遷，循環已滿，

從人們乃私下向我開言：

「啊啊吾主，你自明賢！

你若還命裏得把家鄉重見，

你便須速置念，莫留連。」

「他們說罷，我心以爲然。

只是那一日，仍復是終朝歡宴；

迨至日沉天色黯，

衆人都已在廳裏安眠，

我乃獨自到塞栖的綺榻之間

向她求告語悽然：

「塞栖啊，你須踐約送我返家鄉；

我從人背你時時雙淚洵，

不得旋歸深怨望，

這使我心中悽愴。」

「我說罷，那女魔神便答言：

「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子，

你心中既然不願，

我自然難好再留窶。

你卻須把道途更變，

須先去遊歷冥間，

奧德賽

去和那可怖的魄靈福妮相見，

並向底比斯的泰里納阿斯問卜求讖，

他生平目擊心靈善預言；

如今雖死在冥間，

靈魂兒依舊存全，

不若其餘的但有鬼影憧憧如閃電。」

「她說罷，我整個靈魂兒都碎，

坐在牀中垂淚；

恨不得立辭人世，

與此日永久離睽。

迨至我痛哭多時，

然後乃將話對：

二七一

「可是塞栖啊，我若果真赴彼，
引導人該派伊誰？」

我那船中人沒一個到過冥王之國。」

「我說罷，那女魔神將話應：

「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子，

你莫因無人導引便焦心；

你只消豎起桅杆，長起帆，

在船中將身坐定，

自有北風吹送你前行。

迫你渡過重洋到海濱，

見那魄麗福妮的高大白楊林，

並有不結子的柳樹陰森，

你便將船在海濱下旋，

上岸去尋那黑提氏的宮庭。

你行行至一地境，

見貝力弗雷基松●流入阿刻繪河●進，

還有那斯替克斯的支流科賽塔斯●也於茲

合併；

那兩河匯處，有座山巖高峻。

你於此，須依我囑咐而行：

先開掘一道溝兒，

長闊如一肘光景，

然後在那四周酌奠祭幽魂；

先用蜜湯後用酒，

復次用清水澆淋，

最後乃遍撒着白麵粉。

你於是，可向那無力的幽靈求請，

許他日還歸鄉國，

焚一不養育的牯牛兒獻作犧牲，

並在灰燼裏多多焚化金銀；

又許把一隻全黑羊兒，

獻給泰里細阿斯個人受領。

如是，對鬼魂許願既竟，

然後把公羊和黑母羊各一頭陳列端整，

把羊頭向伊里布斯①對準；

你自己，須朝向河流方面，休把眼兒睜，

便有多數鬼魂會向你團團圍進。

你於是命你從人，

把那羊割剝燒焚，

獻給冥間夫婦而尊神，

你彼時須握住刀兒坐定，

莫讓羣鬼魂走近血腥，

須待你向泰里細阿斯先問訊。

於是那預言人便會急急來奔，

自把你歸國的途程步驟，

都爲你一一言明。」

「她說罷天色已明，

便命我穿上衣衫各稱身，

她自己，穿一件銀色長袍美絕倫，

腰環着金帶一根，

首蒙着輕紗一層。

我於是走出房門，

把我的從人都喚醒，

對他們一個個欣然把話進：

「你們都速醒，休得要夢裏再迷沉！

我們如今已好動身；

那塞柄已爲我指點迷津。」

「我說罷，大家心下俱欣然，

都誰知此去同人依舊不齊全！

原來有個愛披納，⁽²⁾

同人中他最青年

勇武聰明俱難得佔人先。

他前宵酒醉畏天炎，

獨自高眠在屋簷，

迨聽得同人晨起語嘈雜，

他忽躍身而起尙昏然，

惺忪中忘卻由梯下，

因倒身跌落在簷前；

頸骨兒折斷在白裏，

靈魂兒飛去到冥間。

「迨後從人都聚齊，

我乃對他們說明旨意：

「你們諒必以爲此去直歸鄉里，實則並非如此；

原來那塞栖已把另一途程開示，

命我們去到冥王宮裏，

向泰里細阿斯之魂問明了前途底細。」

「我說罷，衆人直嚇得靈魂俱碎，

一個個嗚咽傷悲；

只無如這淚，於他們毫末無裨！

「於是我們行到舟船在海濱，

一路上淚落傷心，

那塞栖在前導引，

將二羊在舟旁繫緊，

奧德賽

便倏然去得冥冥。

原來爲神的來去隨心，

他若不願現形，

凡世人怎能窺見他蹤影？」

① Aeolia.

② Hippiotas.

③ Aeolus, 後世認爲風神, 將一切風關閉洞中, 得隨意

收放之, 見味吉爾 (Virgil) 之史詩伊泥易德

(Aeneid)。

④ Cronus 或 Kronos, 爲烏蘭那 (Uranus) 及機

阿 (Gaes) 的兒子, 其父爲全世之主, 後爲其子宙斯

(即育夫) 所篡, 爲諸神主。

⑤ Lamnos.

⑥ Laestrygonians.

④ William Cowper 譯本註云：據 Eustathius 之說，以爲其他牧場有牛蠅及其他蟲類爲害，故以晝間放羊，蓋羊有長毛蔽身，不爲所擾；夜間放牛，蓋蠅已止息矣。荷馬書中唯此數句最多疑義，姑從其說譯之，不知是否。

⑧ Attacia.

⑨ Aeetes.

⑩ Peneo.

⑪ Eurylochus .

⑫ Polites.

⑬ Præn, 地名。

⑭ Moly.

⑮ Persephone, 冥間之后，冥王黑提氏之妻。

⑯ Teiresias, 或 Tiresias 底比斯人，古時最著名

之卜者，七歲即瞽，死後仍能作預言。

⑰ Pyriphlegethon, 與阿刻倫，科賽塔斯並冥間河名。

⑱ Acheron.

⑲ Coeytus.

⑳ Erebus, 冥間一種可怖的黑暗區域之名。

㉑ Eipenor, 攸力栖茲從人之一。

卷十一

入冥間尋訪預言人
遇羣鬼歷敘生前事

「不一會，我們已到海濱，

先把船放進蒼溟，

將帆檣佈置都齊整，

把二羊驅入舟中進；

然後相將都把舟登，

心中愴惻淚如淋。

那塞柄，作起好風一陣，

將我們的帆兒鼓緊，

又差一人未隨伴同行。

迨我們理好了纜索帆繩，

奧德賽

各人都在船中坐定，

便由那差人掌舵，

受風吹送徐徐進，

整日的帆兒鼓緊。

不一會紅日西沉，

四下蒼茫天色暝。

「於是船到了大地極邊，

蒼暝於此際青天，

遙見着息米利亞的城市，

籠罩在雲霧之間。

二七七

那其間從未見太陽光線，

但有死一般的黑夜綿綿。

我們繫好了舟船，

將二羊都趕上岸，

然後沿着河邊，

直到了塞栖指示的那地點。

「於是柏利米提斯與假力洛克斯二人，

將二羊牢牢牽定，

我便從綁腿抽出利刀，

開掘了一道溝兒，

長闊各一肘光景；

然後在那四周酌奠祭幽魂，

先用蜜湯後用酒，

復次用清水澆淋，

最後乃遍撒着白麵粉。

我又向那無力的幽魂求請，

許他日歸還伊大卡，

焚一不養育的牯牛兒獻作犧牲，

並在灰燼裏多多焚化金銀；

又許把一隻全黑羊兒，

獻給泰里細阿斯個人受領。

如是，向鬼魂許願既竟，

乃在溝沿上砍斷那二羊之頸，

一時的鮮血殷紅四迸。

便見羣鬼魂從伊里布斯團團圍進，

有的是新婚女子，

有的猶是童身；

也有的老翁已衰老，

也有的怨女召離魂；

還有許多是，在沙場飲刀喪命，

甲冑上血跡尚鮮明。

他們四下裏團團圍進，

啾啾的鬼哭連聲。

這使我動魄驚心，

卻尙能囑咐從人，

命把羊兒割剝燒焚，

奧維賽

獻給冥間夫婦兩尊神；

我自己握着刀兒坐定，

不讓羣鬼魂走近血腥，

必待我先向泰里細阿斯問過訊。

→ 俄見愛披納陰魂閃閃來，

原來他死後遺骸，

猶寄放塞栖家裏，

尙未得入土安埋；

都只爲我們的事情匆迫，

這無暇爲他舉哀。

彼時我見他來，

不由得一陣心酸將淚灑，

二七九

便對他將話白：

「愛披納，你爲何到這幽暗地方來？」

你步行竟比我船行快？」

「我說罷，他歎喟而言：

「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子實明賢！

這也是我酒醉遭天罰，尙復何言！

我那日在塞栖屋上眠，

惶怙中忘卻由梯下，

竟倒身跌落自高簷；

頸骨兒折斷在白裏，

靈魂兒飛到冥間。

我如今憑着你家裏人的情誼，

向你求請，望你哀憐；

你那妻和子，在家中久未見面，

還有你老父自幼鞠育你，恩德大如天。

主人啊，我願你看這幾人面上，

莫將我棄置勿念。

你休教我暴骨在人間，

免得你爲我故上遭神譴；

請把我生平戰甲裹來焚化我，

並爲我建碑在海邊，

庶幾後代人，好把我這可惱人兒紀念。

再求你把我生時慣用楫，

也植在我墳墓之間。」

「他說罷，我便答言：

「你這不幸人兒真可憐！

你囑事我一一都照辦。」

『如是，我二人相對而談，

彼此都摧愴心肝——

我坐在這一邊，

手執着明刀把血腥護掩；

我的從人之鬼坐在那一邊，

把自己的愁情縷縷言。

『於是，見我亡母安替克利亞的幽魂閃

閃也來臨，

牠是勇武的奧托力卡斯之所生，

我出發到特羅亞長征日，她尚健存，

如今則身在幽冥。

我見她時，不由得淚落痛摧心，

卻依然強自熬忍，

不讓她走近血腥，

必待我向泰里細阿斯先問訊。

『其次，便是泰里細阿斯之魂，

手拿着一枝金杖也來臨。

他見我便能相認，

說道：「攸力栖茲，雷厄提茲所生，

你這不幸人，緣何離了陽間來此幽冥境？

你且走開了這溝塍，

莫把刀兒掩護着血腥，

且讓我來取飲。

好對你把將來休咎言明。」

「他說罷，我便離開了溝塍，

把我那銀柄刀兒插入鞘中進。

迫那預言人將血兒取飲，

便對我洩漏了天機祕隱。

「他道：『攸力栖茲，你如今欲待要榮歸鄉井，

卻有個神明和你作梗；

便是那地震神涅普條因，

因你使他愛子喪明，

他心中將你深懷恨，

必欲阻梗着你的歸程，

我料你萬難僥倖。

只是你他日船到脫力內西亞^⑤之境，

見那普照的日帝的羊羣，

吃草在滄海之濱，

你若能和你從人相戒慎，

不萌動殺戮之心，

那末你縱然受些艱辛，

猶可望還歸鄉井。

只若你們殺戮那神聖羊羣，

我便可預先料定，

料定你人舟同盡；

縱然你自己逃得脫身，

也須得多延時日，枉受艱辛，

又須寄在他人舟上行。

且你到家後，也仍不得安寧，

行見羣小們把你家私糟塌盡，

並向你嬌妻強逼要求婚。

你卻也終得報仇洩忿。

只待你用計兒或用利刃，

把求婚人殺戮在自己的宮庭，

你就須肩背着一枝槳兒端正，

去把個異族探尋。

那族人不知鹽食，

從未見大海滄溟，

因不識舟船何樣，櫓楫何形。

今有一言須記清：

你途中若遇着個行路人，

見你那肩頭之槳，

說是你插着扇兒一柄，

你便須將那槳解下插入地中進，

並把羊一，牛一，熊一，獻給涅普條因。

然後即便返宮庭，

將百牢盛祭順次獻羣神。

你從此便可享高壽，獲安寧，

卽至死神海上來臨你，

也不消苦痛呻吟，

包管你萬民祝福垂千稔；

我這話句句都真。」

『他說罷，我將言應：

「原來這就是天上安排的定命！

既恁地時，須不由人頑梗。

只還有一事，須請你言明：

我那亡母的陰魂，

如今默默坐在那溝塍，

迄未把我親兒認；

這道理有些難明；

端的是爲着何因？」

『我說罷，他便將言應：

「這道理一言可解，你且記清：

凡鬼魂居在幽冥，

你若讓他將血飲，

他便把實話言明；

你若拒絕時，他即便返身隱遁。」

『那泰里細阿斯的幽魂，

既如此洩漏了天機祕隱，

便走進黑提氏的宮庭；

我則仍在溝旁守等，

直等到我母來將血飲。

她飲後立能將我認，

便向我悽然詢問：

「我的兒，你如今壽緣未盡，

爲甚的來至此幽冥境？

你見此中人物，寧不驚心？

這裏有巨河灌注，

其間潮汐奔騰堪怖，

須不是徒步可通行，

唯有堅舟方得渡。

自從你離鄉率師旅，

頻歲飄流知你行何處，

豈今日方自特羅亞沙場歸去？

你會否還歸故土？

會否與你妻會晤？」

「她說罷，我答言：

「母親啊，我因不得已方到冥間，

要向那泰里細阿斯的陰魂討預言。

我未嘗歸到故國濱，

我未嘗把家鄉塵土踐；

自從我追隨那阿加綿農出征涉遠，

迄於今飄泊顛連。

只請你也明言，

你緣甚的離魂到此間？

莫不是疾病纏綿終不痊？

莫不是命喪在阿提密斯^①之箭？

還有我老父幼兒，

遠在家鄉難得見，

不知是否仍把我私監？

抑或有異姓人料我不生旋，

已把我田疇侵佔？

那有我那結髮妻，

也教人常思念：

不知她是否撫子安家心未變，

抑或已嫁作他人眷？

「我問罷，我母親一一答言：

「說起你媳婦兒煞是可憐！

她在你宮中孤守自熬煎，

日夜的涕泗漣漣。

你的田疇也未經人佔，

你兒子耕作其間，

曾未有若何風險；

他且常列坐豐筵盛宴，

於王室威儀無玷。

至於你的父親，

如今是住在田間罕進城。

他擯棄了牀榻綢衾，

冬日在廝僕房中傍火臥灰塵，

身穿的襤褸堪憫。

若在夏秋時天氣和溫，

他便在葡萄林裏斜坡上，

隨處的聚葉爲茵。

他自知已到桑榆景，

盼親兒杳無音信，

自不免悲感傷心。

便是我，也只爲傷心送了命：

我未嘗著神人利箭穿心，

也未嘗有不治的疾病；

只是攸力栖茲啊！

都爲我暮景孤岑，

盼不到你親兒來慰情，

因落得傷心腸斷命歸陰。」

「她說罷，我禁不住將她擁抱。

竟忘她已是陰魂縹緲在陰曹。

我三次將她力持，

她三次如幻影脫臂而逃；

這使我愈益心頭痛如絞，

便對她唏噓言道：

「母親啊，你爲何如此的閃避奔逃，

不讓我將你擁抱？

你我如今雖在陰曹，

倘得一時相偃暱，

庶幾宣洩得彼此憂切。

你豈是魄靈福妮差來的幻影，

特地來教我悲痛號啕？」

「我說罷，我母親便將話應：

「我的兒，你真是人間最不幸！

我非是魄靈福妮差來的幻影，

特地來教你傷心；

只是凡人一到命歸陰，

便爾飄飄無定形；

都只爲骨肉都經火焚盡，

單剩得陰魂縹緲如在夢中行。

我今已對你盡情告語，

你須速自返陽間去，

把今日的話兒都記取，

備他日還家告你婦。」

「她說罷，便銷形不復見，

另有羣女子接踵而前，

乃魄靈福妮所遣，

盡是著名人的妻眷。

她們蜂擁着向那血潭，

我欲待上前問訊，卻無法一一進言；

我於是抽出我那利劍，

將血泊嚴行守監，

着她們魚貫而前，

因得把她們的來歷一個個的問遍。

「我第一個先見提羅，

相傳是薩爾蒙牛斯①的膝下嬌娥。

自言身是克勒修斯②的妻室，

曾與河神伊匿頗斯③戀愛密相過。

那一日，她往把河神訪，

遇着地震神涅普條因④作河神模樣，

便和她在河口把款情講，

掀起了波浪如山作屏幃。

他將她衣帶兒鬆，

他使她睡眼惺忪；

迫那神得遂了款好，

方對她話出心衷。

『他道：「女子啊，你今和我鼓幽情，

須得要心下歡欣！

你到明年便要抱兒生，

爲的是得接神人必有姪。

你須自養育，善撫存；

今日歸家且祕隱，

原來我就是地震神涅普條因。」

『他說罷，便躍入波中進。

後來她真箇懷姪，

一胎兒兩子孿生：

一名皮力阿斯⑤，一名泥琉斯⑥。

俱是宙斯的驍勇扈從臣。

皮力阿斯住在愛奧爾卡斯⑦平原曠境，

有牛羊千萬成羣；

泥琉斯則把派洛斯沙漠管領。

其後提羅與克勒修斯訂就婚姻，

又爲他生子三人：

一名伊孫，一名斐勒斯，

一個是善御的阿米推恩。

『其次乃見安泰奧皮，阿索帕斯之女，

她自詡宙斯神便是她夫婿，

一胎兒兩子孿生：

一名安淮恩，一名濟楚斯，

始把七門的底比斯城奠了基礎，

又建築起岩臺堅固；

爲的是底比斯平原無險阻，

若不賴壁壘堅牢，

縱有強兵也難守禦。

『復次，我見安菲特立溫之妻阿爾克米

泥。

她曾與育夫神密會幽期，

生了個勇猛如獅的赫邱利；

後嫁與克利益爲室，

生女曰墨加拉，

安菲特立溫的勇士娶爲妻。

『我於是又見厄狄帕斯之母，

厄匹卡斯提，體態尙婀娜；

她生時緣蒙昧，犯出了駭人的過錯，
曾與她自己親兒相配合。

原來她兒子既誤殺了生身父，

亂倫常將娘作婦；

未幾天上神便揭發他們的錯誤。

他遭天怒，被罰在底比斯生熬痛楚，

強作那卡德米安①人主；

她則羞愧之餘，

自經在宮內高梁，

靈魂兒歸到冥土，

只憑着報復之神，

爲兒子留下無窮慘苦。

『我又見克羅立斯②美麗無儔伍，
被泥琉斯慕色輕財相誘娶；

她是愛阿塞斯③之子安淮溫的幼女，

她父嘗在明尼安·奧昆麥那斯④號稱雄主。

自從嫁與泥琉斯，

曾爲他連育三子：

一名涅斯忒，一名克洛牟司⑤

一名帕力克利米那斯⑥聰明多智。

又生一女曰披羅⑦

乃是個人間絕色，俗世妖魔，

只引得四鄰求婚的忙碌奔波。

只奈泥琉斯擇婿奇苛；

須有人能到菲雷斯①

把易菲克拉斯②的羣羊驅逐，

方能娶得那嬌娥；

原來那羣羊雙角彎彎眉額闊，

惹牠時吉少凶多。

只有個預言人奮勇願前往，

卻又值運數未通，竟遭擒綁。

迨到四序遷流滿一年，

方以解卜有功蒙易菲克拉斯釋放。③

這纔叫天數安排終不爽。

『我於是又見丁代留斯④之妻利達⑤

生子二人俱長大：

一名卡斯忒兒⑥，善馭馬，

一名坡露克斯⑦，善廝打。

他弟兄輪流着此生彼死，

得天神殊異恩賜，

是之謂「宙斯之子」⑧。

『復次乃見易菲米提⑨

阿洛尤士⑩之妻，

自言曾得涅普條因御己，

生二子少遭天殛。

其一奧塔斯⑪，風度賽天神，

其一厄菲阿爾提⑫，聲名馳遠近；

他二人身軀絕偉岸，

奧賴溫^①以後絕其倫：

生不過九齡，便已腰圍九肘，高至九疇。

竟敢向神明大施恫嚇，

說欲直奔天上動刀兵；

又說要把奧沙^②疊在奧林帕斯^③頂，

再疊上蒼鬱的貝梨溫^④。

庶幾可攀援直上到天庭。

假如他得至力壯成人，

這事兒或許真箇能行；

只無如宙斯之子^⑤不容情，

待不到他們鬚鬢生兩頰，

便施刑戮遣使命歸陰。

『我又見飛德刺^⑥與普洛克力斯^⑦，

復有邁諾斯^⑧之女亞立德泥^⑨也蒞止；

她生時有美名，

提秀斯一見輒鍾情，

便欲將她由克里特攜歸雅典城；

卻到底婚姻做不成，

爲的是她一到第阿^⑩之境，

帶奧奈薩斯^⑪已向天告發幽情，

便被阿提密斯一箭命歸陰。

『我復見米勒^⑫與克力絲妮^⑬，

還有那不賢的厄力非利^⑭，

她生時貪得金銀，

竟忍把丈夫賣棄。

此外名人妻女尚多多，

單是姓名兒已難勝計。

你看良宵深矣，

我須得回到舟中，

或便安眠在此地。

我今後行程，全仗天神和你！

他至此，方把滔滔利口停；

那時但覺庭中陰慘慘，

大衆俱噤口默無聲。

於是皓臂的阿利塔第一個作聲，

說道：『菲細亞的一切臣民！

你們見此人儀容挺秀，識見高明，

不知心內作何情？

他雖是我一家的客人，

實大衆與有榮幸。

你們須不應匆匆送客行，

也不可把錢財慳吝；

他如今客囊正窘，

你們則上荷神恩，室內正豐盈。」

於是老臣厄肯奴斯也發言：

他在菲細亞第一高年。

他說道：『朋友們，如今王后之言實中肯，

且不失王后的身分，

料不是拐兒猾騙；

雖則如今不乏下流人，

將假混真難察辨，

你卻似個君子之流，非同下賤。

聽你方纔把年來經歷從頭講，

本本原原，好一似歌人彈唱，

足見你詞令優嫻，才思暢旺。

如今還望你繼續明講：

你在冥間，曾否遇着那些陣亡的同行伴當？

你不看如今夜未央，

緣何急欲尋牀帳？

我欲待把你的異事奇情欣賞；

你若願意時，不妨便講到天亮。」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阿爾辛諾阿，你是一國的豪賢！

如今講話安眠俱尚有時間；

你既是不嫌厭倦，

我便再椿公案，愈可哀憐；

就是我那同征侶伴，

有的並非身死在戰陣之前；

他們既已功成奏凱旋，

卻爲了婦人心險，

終不免命喪到黃泉。

「彼時魄靈福妮，既把那些嬌女的幽魂四

遣，

便見亞特魯斯之子阿加綿農的陰鬼來前。

他四周隨侍着羣鬼翻騰，

係當日在伊吉斯塔斯宮中殉難。

他飲罷血漿，便回頭將我瞥見，

音聲呼叫淚潸潸，

急伸手要與我相牽，

卻無如他彼時氣力已全消，

曾不若生時勇健。

我見他如此，也不覺涕泣漣漣，

心中委實替他憐，

因對他嗚咽而言：

奧德賽

「阿加綿農，亞特魯斯之子，萬衆之君！

你如今身歸地府，端的爲何因？

莫不是涅普條因作風颶將你舟沉？

莫不是你掠奪他人的牲口，

劫取他人的婦人，

致被強人殺害命歸陰？」

「我說罷，他便將言應：

「雷厄提茲之子攸力栖茲，你素賢明！

今日的猜詳卻不准：

並非是涅普條因作風颶將我舟沉，

也非是被強人殺害命歸陰；

都只爲伊吉斯塔斯設下了牢籠陷阱，

二九七

和我那萬惡妻通同謀我命；
他誘我到他家宴飲，

便如宰牛般將我作犧牲。

我於是竟遭慘死，

便是我從人也無僥倖，

好一似白齒的豬兒，

值豪貴人家有婚姻喜慶，

被宰割供作饗殮。

想你生平，常見人死在戰陣，

卻莫如我們之死情堪憫；

彼時筵席上珍羞羅列酒盈樽，

其下乃有我們幾具尸身，

鮮血橫流滿殿庭。

最可慘，莫過於卡散德刺的呼聲，

原來她也遭克力騰涅斯特刺的血刀，

便在我身畔橫陳。

我彼時瀕絕命，

猶手把刀兒奮力挺。

可恨那狠毒婦人，

見我靈魂兒將入幽冥，

猶忍不爲我掩合雙唇，

又不肯撫我眼皮使瞑。

唉，天下最堪驚，最毒狠，

當莫過已萌異志的婦人心，

竟忍把結髮的親夫害命！

我當日還歸鄉井，

以爲將得見兒女親人，

覺心頭不勝歡欣；

又誰知她犯了滔天罪惡，

不特污辱了自身，

抑且使後世婦女，不論貞淫，

也都連累受污名。」

「他說罷，我將言應：

「啊，原來亞特魯斯的後人，

受婦人之禍非輕：

當日爲赫楞一人起釁，

已斷送了無數生靈；●

如今你歸自長征，

又被婦人送命。」

「我說罷，他又應聲：

「然則你心下自明，

你對於妻子，萬不可姑息溫存；

你於她休要露真情，

說話常宜半吐吞。

只是攸力栖茲，你卻可放心，

莫愁在你婦手中喪命，

因那愛揆立阿斯之女生來淑且貞。

憶當日我們出發長征，

她還是個如花新婦，

懷抱着呱呱乳嬰；

想此孩今已長成，且多幸運，

行至見久別的爺親，

自不免趨前抱膝迎，

這也是人情天性。

只可恨我那萬惡婦人，

竟不待我爺兒重聚首，

便送我一命歸陰。

如今尙有一言，你須記省：

你此番還歸鄉井，

須得要暗暗將舟攜海濱，

切不可露面張聲；

爲的是婦人心究竟難相信。

只請你也爲我言明：

你知否我孩兒何處安身？

莫不是與昆麥那斯？

莫不是派洛多斯之境？

莫不是斯巴達門涅雷阿斯的家庭？

我料我那奧勒斯提必尙生存。」

「他說罷，我將話應：

「亞特魯斯之子，你且莫相詢。

你孩兒生死我怎知情？

你這樣的難題徒爾將人窘。」

「如是，我們對立着互相問訊，
心中悲感淚如淋，

接着，又來了皮琉斯子阿溪里的幽魂，

還有帕特洛克拉，安替洛克斯，亞查克斯諸兒
也來臨。

那亞查克斯儀容煥赫身高挺，

除卻皮琉斯子推他第一人。

那伊阿息第●之魂見我便相認，
便對我嗚咽道悲辛：

「雷厄提茲之子攸力栖茲，

你這人兒粗率甚，

你這般冒險今古罕其倫！

這其間盡都是冥頑鬼物，

盡都是勞瘁幽魂，

你緣何膽敢來臨？」

「他問罷，我將話應：

「巍巍阿溪里，皮琉斯之所生，

舉國惟君第一人！

我此來爲的要向泰里細阿斯問訊，

問明我歸國的途程。

原來我至今尚未旋歸希臘境，

我雙脚未踐故鄉塵，

至於你，要算是絕後空前的幸運人：

你生前人人敬你若神明，

你死後又領導羣魂。

所以你縱辭人世，無用悲辛。」

「我說罷，他便將言應：

「顯赫的攸力栖茲，你聽！

你休要把死後光榮來慰藉我陰魂。

我縱然做得冥君，

能使地府幽靈都聽命，

也無事在陽世做個傭人，

即教我事一寒微之主也甘心。

只如今，請告我孩兒音信，

他會否從我出戰征？

還有皮琉斯我父親，

他如今是否仍得麥密頓人的愛敬？

抑已因衰老無能，

難攝服海拉斯●泰阿●二境？

我恨不得復到陽間替彼把冤伸，

恨不得再如當日特羅亞救護邦人，

把敵衆全軍掃盡！

假如我得再到我父宮庭，只消一頓，

管教那些不敬的個個寒心，

我要重重的將他們處懲。」

「他說罷，我將話應：

「你父皮琉斯事我委實不知情。

至關於你愛子泥奧普托利馬斯，

我願如尊命，爲你實言明。

他當日由息洛斯●出發從軍，

實係我所援引，

並附我舟中隨衆同行。

迨至特羅亞郊外紮營，

我們會開會議，把攻城策略商尋；

往往他第一發言，

且所言悉皆中肯，

捨我與涅斯忒外會無人能勝。

迨後親臨戰陣，

他又是勇冠羣倫，

往往當前奮進，

曾未嘗瞻顧逡巡。

也不知有多少敵人，經他手刃，

最著的是攸立披拉斯●忒勒勿斯●所生。

他只緣婦人受賄至遭非命，

手下賽替安人●之衆多半也無幸。

我未見有如你子勇武英明，

只除非是麥謨嫩。

後來我們用伊比烏斯的木馬攻城，

希臘軍領袖俱在其中埋伏定，

由我掌啓閉機門；

我見餘人都嚇得涕淚交零，

兩股不住的戰震。

獨你子容顏自若累無驚，

且頻弄帶上刀矛，

求我放他去攻城陷陣。

迫我們攻下敵城，

他分得掠獲資財，光榮獎品，

凱旋高奏將舟進，

曾不着一絲兒矢刀傷痕，

若未嘗身臨戰陣。

「我說罷，阿溪里便闊步向日光蘭田曠

進。

他聽我頌揚他兒子，

心中自不勝歡欣。

「彼時其餘陰鬼猶自遽巡，

各把心中事向我詢問。

獨忒拉夢子亞查克斯之魂，

竚立遙遙不前進，

他緣阿溪里甲冑之爭，

尙於今尙未餘愷。

原來阿溪里之母將此物懸作獎品，

經特羅亞人與密涅發神作公正，

判應歸我受領。

我悔不得當時未把這區區的爭贏，

免他生生地埋葬在灰塵；

可憐他容貌功勳，

捨皮琉斯之子更無人能勝！

我因對他把溫言進：

「亞查克斯，勇武的忒拉夢之所生，

你如今身已在幽冥，

豈爲那不祥的甲冑猶未忘仇恨？

多應是天上神放下災禍，

致因這區區斷送你這一族中堅的性命。

我們爲你與阿溪里，

至於今悼傷未定。

也只怪天上宙斯神，

他懷恨希臘的執戈人，

致使你慘遭非命。

奧德賽

只是你且來前，

來聽我溫言慰問；

你須要消釋心頭恨。」

「我說罷，他並不應，

竟隨着其餘鬼魂，

向伊里布斯躡進。

我彼時因欲遍觀羣鬼，

便也不向他追問。

「我於是乃見邁諾斯，

顯赫的宙斯之子，

把一枝金杖手中持，

掌爲冥間理訟事；

三〇五

羣鬼們紛紛來待理，
有的坐候，有的佇立，
充塞着廣闊的冥宮門裏。

「其次乃見奧賴溫，
正把生時所宰獸，

驅向日光關地進；
手拿着一枝折不斷的銅棍。

「復次見替替阿斯，
著名的該亞之子。

他方在郊原橫輪，
佔地面約可五丈。
有兩鷹分列兩旁，

各據坐左右手上，
方撕裂他的肝臟，
啄穿他的腸腑。

他卻並不舉手兒相抵抗，
因他已身罹罪網：

原來宙斯之妻利托，
有日到派梭，經過帕諾波斯山嶂，

他對她無禮猖狂，
因此上報應不爽。

「我又見坦塔拉斯，
身在一清漣水池，
那池水深與領齋，

他卻是焦渴難止。

因他若俯身取飲，

那水便逐漸減涸，

終只賸黑土在跟前，

不復見些須水影。

這乃是天上神故施擒狡，

欲把他生前罪惡懲。

他又見四周遺菓木森森，

石榴，梨子並林檎，

以至無花菓香甘橄欖青，

無一樹不垂實沉沉。

但若他伸手欲攀摘，

便被一陣風兒吹刮到冥冥，

「我又見息息法斯●在冥間受苦辛，

雙手兒把巨石一方推進。

他手足一齊用勁，

欲將那石推上山頭頂。

但一到山巔將近，

忽復遇神力在冥冥，

使那石仍向山下滾。

他於是又須使勁，

直弄得手足汗淋漓，

頭臚上也汗氣薰蒸。

「復次乃見巍巍赫邱利，

如今身在幽冥地；

他已與諸神同宴飲，

已娶得美脚的希俾，●

她父是無上的宙斯，

她母是穿金繩鞋的赫麗。●

他四周羣兒啾啾似鳥啼，

但聽的盡皆驚悸。

他彷彿是睡夢迷離，

雙手兒拿着弓和矢，

四炯炯，欲向四方嘗試。

他胸間把金綬繫，

上纏着獅虎熊熊，

與夫殺伐衝鋒情景殊堪異，

真個是空前的絕技。

他見我便能認識，

便對我話言娓娓：

「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所生，

你真是個可憐人，

你把我生時艱苦也嘗經。

我雖是宙斯之所生，

吃盡的苦楚卻難論。

我如今身受他人羈束，

免不得勞苦艱辛。

有時我竟須牽狗出幽冥，

多仰仗黑梅斯與密涅發爲我導引。」

「他說罷，便自把冥宮進，

我則依然佇等，

想多見幾個豪傑的幽魂。

我本可多見幾人，

知提秀斯貝力圖斯之偷；

卻忽有萬千小鬼，

羣聚會慘叫紛紜。

我因而色變心驚，

怕魄璽福妮竟放出戈爾根般的厲鬼，

則難免失魄亡魂。

我於是急忙返舟去，

命從人解纜開行。

從人們都在船中坐定，

順河流鼓棹而行，

嗣乃受清風吹送而前進。」

① Cimmerian, 在大洋極西之居民。

② Perimedes, 牧力酒茲從人之一。

③ Antiocha.

④ Aetolycus.

⑤ Trinacia, 島名, 日神的羶羊放牧之所。

⑥ Artemis, 即岱雅那, 女獵神, 手持弓箭, 善射。

⑦ Salmonus.

⑧ Cretheus, 伊奧拉斯之子, 參看卷十註。

⑨ Enipeus.

⑩ Pelias, 愛奧爾卡斯之王, 曾遣提秀斯 (Theaeus)

往取金羊毛。

●見卷三註。

● Iolus, 瑪革尼西亞 (Magnesia) 之王國。

● Aeson.

● Pheres.

● Amrhaon.

● Antiope.

● Asopus.

● Amphion.

● Zethus.

● Amphitryon, 赫邱利名義之父。

● Alemene 安非特立溫之妻。育夫嘗幻其夫之形與

三女而生赫邱利。

● Oreon, 厄狄帕斯母厄正卡斯提 (見註二四) 之弟。

龍厄狄帕斯之子爲底比斯王。

● Megara.

● Epicaste 又名佐卡斯塔 (Jocaste) 或佐卡斯提

(Jocaste) 雷雅斯 (Lains) 之妻, 厄狄帕斯之母。素

福客麗 (Sophocles) 作厄狄帕斯悲劇, 言雷雅斯生

厄狄帕斯, 神靈謂此子他日殺父, 遂棄之。鄰族人拾養

成人, 遂遇其生父, 不識, 殺之, 並娶其母。及事覺, 其母自

縊死, 厄狄帕斯 自刺雙目成瞽云。

● Cadmeians, 底比斯居民。

● Chloris.

● Iasus.

● Minyan Orchomenus, 古時比奧細亞 (Boothis)

富強之城市。

● Chromius.

● Periclymenus, 曾與赫邱利戰。

● Pero, 希臘著名之美人。

● Phylace.

● Iphiclus.

● William Cowper 譯本註：此預言人名米蘭帕斯 (Melampus) 易非克拉斯管得神諭，謂當無子，須遇預言人開導，乃得。米蘭帕斯爲之開導，乃得釋放。

● Tyndareus, 斯巴達王。

● Leda, 丁代留斯之妻；宙斯幻作天鵝與之交，生坡羅克斯及赫楞，同夕復與其夫交，生卡斯忒兒及克力騰涅斯特刺。

● Castor.

● Pollux, 又名坡力豆息斯 (Polydeuces)。

● 卡斯忒兒被殺，坡羅克斯 (神所生，本不死)，亦求死；宙斯乃命兄弟輪流爲生死。後人以二人得天珠異之以釋之爲 Dioscuri，意卽「宙斯」之子也。

● Iphimедia, 嘗與涅普條因交，生二子。

● A ohus.

● Otus.

● Ephialtes.

奧德茲

● Orion, 神話中著名之巨人，涅普條因所生，能涉行海中。

● Ossa, 帖撒利之名山，與奧林帕斯，貝梨溫諸山毗連。

● 亦帖撒利之名山，相傳爲衆神所居。

● Pelion.

● 謂戰爭之神阿坡羅。

● Phaedra, 邁諾斯 (見註五一) 之女，提秀斯之妻，而

希坡利忒 (Hippolytus) 之繼母也。嘗挑希坡利忒受拒，反向提秀斯言希坡利忒無禮。及希坡利忒死，竟乃大白，飛鏢刺自盡。

● Procris 獵者塞法拉斯 (Cephalus) 之妻。嗜光女

神伊奧斯 (Eos) 愛塞法拉斯，欲離間其夫婦，不成，乃使塞法拉斯誤殺其妻。

● Minos 宙斯與歐羅巴 (Europa) 所生之子，爲克里特之王及立法者。

● Ariadne.

三一一

- Dia.
 - Dionysus, 繁殖之神。
 - Maera, 曾與宙斯交, 生一子, 爲阿提密斯所殺。
 - Olymene, 奧西阿那斯(Oceanus)之女。
 - Eriphyle, 安非哀羅 (Amphiaratus) 之妻, 坡力奈栖茲 (Polynices) 以項圈路之命勸其夫從軍, 因戰死, 後爲其子所殺。
 - 讀者當記自第九卷中攸力栖茲對菲細亞王阿爾辛諾阿追述自己的經歷, 至此方一停頓。
 - Cassandra, 普賴安與赫邱巴 (Hecuba) 之女。特羅亞城破後, 阿加綿農帶歸希臘。
 - 特羅亞戰爭爲赫楞被誘事起釁。
 - Ascidæ, 麥密頓王伊阿卡斯 (Aescus) 之族姓, 其後裔均得用之。此處係指阿漢里。
 - Hallas, 希臘之別名。
 - Phthia, 帖撒利之一區, 以阿漢里常居著名。
-
- Scyros.
 - Eurypius.
 - Telephus, 特羅亞王普賴安之婿。
 - Cæcian, 密細亞 (Mysia) 之民族, 以攸力披拉斯爲王。
 - 日光蘭乃一種多年生草, 開花甚美, 多植於墓上, 故假定冥間有此田。
 - Gaia, 卽機阿 (見前) 地之女神。
 - Leto, 宙斯之妻, 阿坡羅與阿提密斯之母。
 - Panopeus.
 - Tantalus, 宙斯與普魯托 (Pluto) 所生之子, 緣洩漏秘密罰在冥間受苦, 英語 tantalize (惡惑之意) 本此。
 - Sisyphus, 伊奧拉斯之子, 生前爲惡, 故罰在冥間受苦。
 - Hebe, 青春不老之女神, 爲諸神司酒。

① Hecate, 天后也, 爲宙斯之妹及妻, 婚姻女神。

② Perithous, 嘗欲引誘冥后 魄麗福妮, 因被繫冥間
岩石上, 受無窮苦。

③ Gorgon, 怪物也, 其頭能激起人之驚怖。

卷十二

抱殘木國主獨全生命
犯日神舟人盡畢生

「追我們駛出了清河蕩漾，

便又入溟海蒼茫，

無何那伊耶島已經在望，

這乃是曙光女兒奧洛刺跳舞之場，

朝陽每日從茲上。

我們將船兒泊在岸旁，

捨舟登陸暫休養，

等待着天明亮。

奧德賽

「不一會更見微紅朝日起，

我乃命從人到塞栖家裏，

去搬取愛披納的遺體。

然後就海濱突出之地，

伐木爲棺，將他埋瘞，

不由得心中慘惻都垂涕。

迨把他遺骸和甲冑並封窰窰，

乃堆起一座圓丘，豎起一方石碣，

三一五

又把他生時用槩在丘顛植。

「我們正如是部署紛紜，

那塞柄已經得信，

便忽忽穿着得衣裝齊整，

率領着侍女從人，

攜帶着酒漿食品，

特地來款接歡迎。

既在我輩羣中站定身，

那美貌女神便將言進：

「你們這些可憐人，

活活的身入幽冥！

凡百生人只一死，

你們卻兩度命歸陰！

如今且來食，且來飲，

且盡一日歡娛在海濱，

到明朝又須飄泊到蒼溟。

我也要爲你們指點途程，

爲你們逐一明言不稍隱，

免你們他日弄錯了行徑，

又須冤枉受災禍。」

「那女神如是言，

我們心下俱欣然，

便圍坐着享受酒宴，

直至西方斜日斂，

於是從人們俱眠臥在纜索之間。

那女神獨把我手兒牽，

引我離開了大衆船員，

囑我和她相對坐，

命我把生平經歷一一爲她言。

我於是把前情從頭訴一遍，

那女神聽罷又開言：

「如今這一切艱危俱成陳跡矣，

我有一言君且記，

料當必要時，天上神自然提醒你。

你此去將與賽梭相值，

那妖魔善使過路人昏感沉迷。

航海人尙無戒備，

一經那妖魔的聲音吹入耳，

便從此見不得妻兒。

原來那賽梭坐在牧地，

四周是枯骨成堆，

並有一堆堆臭爛碎人皮；

她們於此唱歌兒，

把個個的靈魂鈎繫。

你卻但前行，無庸畏意，

只須把搓軟的蠟丸塞緊你從人的耳，

庶免得聽歌聲心下昏迷。

你自己若還願聽時，

須先命從人將你手足細縛在船桅，

把繩兒一匝匝的牢牢綁起，

這纔可放心兒聽曲，無須顧忌。

只若你命從人將你放弛，

他們須將你更打上幾個結。」

「迨他們把船兒渡過這危險地，

此後行程我不欲詳告你；

我只述兩個道途。

你心中自拿主意。

一條是夾岸巉巖壁立，

那碧眼的安菲特賴提，

不住地掀翻巨浪相轟擊，

天神因把「流浪者」之名命此巖間石。

此途中異常險巖，

飛鳥經茲也心悸——

便是爲育夫採食的鴿兒也難獨異；

往往那鴿羣經此，

必有隻隕命難歸，

於是那天父又須補充一隻，

纔湊得數兒齊。

至若人間舟楫，

從未能避免艱危；

若不是巨濤中人舶一齊沈，

多應被火燄般的狂風覆滅。

從來只有亞各船自伊梯斯開駛，
曾得安全經此地，

因落得聲名遠邇馳；

但若非那耶孫^⑤上叨神庇，

蒙赫麗相幫渡過了艱危，

也險些兒遭覆滅。

「另一途有二峻嶺，

其一尖峰高聳入蒼冥，

上有雲頭深蔽終歲不清明；

無論是炎天秋令，

終沒一線陽光能射進。

是凡人世間人，

縱然具十雙手足，
也休想攀躋此嶺，

只因那嶺壁似經磨琢滑難登。

那嶺上中腰之地，

西向處下對幽冥，[●]

有一洞竊黑陰深。

攸力栖茲啊，你此去舟船由此徑，

縱然教健兒放矢，

也射不到那幽靈境。

有西拉^⑥在此洞棲身，

常作起呼聲堪怖驚；

那呼聲有如幼犬吠，

那形容煞是驚人，

縱然教神人來覲見，

也不由他不怵目驚心。

那怪物共有十二足，

盡都生在前身；

又挺着六條可怖的長頸，

六個怪樣的頭顱出項頂；

每頭中有牙齒三層，

森森然包藏着死信。

她腰以下不出洞門，

卻把六個頭顱都外挺，

窺伺着海內衆生靈，

如那鯊魚和海豚

俱被她擒作食品。

凡是行舟經此境，

誰也不能誇說得安寧；

那怪一頭顱可攫一人，

便須六個人同時喪命。

『差低的是第二嶺，——

攸力栖茲啊，你他日身臨其境自能明，——

卻與前山並不遙，

只相距一箭遠近。

那嶺上有無花菓樹一根，

枝幹崔巍葉成蔭；

卡力布狄斯^⑤居此樹陰，

將海水時時吞吸盡。

她每日三吸三傾，

真個是駭人形景！

我願你船行經此境，

不遇着傾水時辰，

因若你不幸遭逢水下傾，

便教涅普條因也救不得你的命。

彼時全靠你心中機警，

急速把船兒划向西拉之嶺，

沿海濱急進勿稍停；

因若不免全舟俱沒沉，

總不如犧牲了六人性命。

「她說罷，我又追問：

「只是女神啊，還望你確實言明，

我若還逃得脫卡力布狄斯的凶狠，

是否也能憑武力去和那西拉爭命？」

「我說罷，那女神便將話應：

「你這人愚勇堪欽！

仍不忘戰爭鬪狠！

你豈對神明也不肯輸心？

你須知此怪非是世間人，

乃是天上神明主災害，——

她倔強凶狠，非是力所能勝。

你休得要專恃勇奮；

唯有奔逃方保身。

因若你執起刀兵，

在巖下逗留不進，

我怕那怪物二次把頭伸，

便不免再有六人枉送命。

所以你須得奮迅前行，

一面則呼告克累堆斯①求救命，

她便會制止妖魔不再逞，

原來她便是西拉之母，

留着這人間大禍根。」

「你由此，便達脫力內西亞之境，

其間有日帝的牛羊成大羣，

計有牛羊各七隊，

每隊中五十數均勻。

這牛羊也不老死，也不育生。

牧者是兩個嬌容的女神，

一個是茄厄多薩②，

一個是蘭披西亞③是芳名，

盡是日帝妻泥伊刺④之所生。

此二女養育成人，

她母便遣來斯境，

爲乃父看牧羊羣。

你將來船由此地經，

若只顧自向前程，
不把那牛羊傷損，
那你縱嘗些艱辛，
終得到自家鄉井。

只若你有了些須傷損，

包管你船舶人員俱喪盡；

縱使你單獨得逃身，

卻保不得你從人性命，

且必耽時日，受災殺，

方得見你的鄉井。」

『說至此，黃澄澄東方已透明，

那女神便返向島中行；

我也便自歸舟艇，

命船員登舟解纜備開行。

船員們聞命急急把舟登，

各在船舷坐齊整，

便鼓棹衝波而進。

此時那神女塞栖，

贈我們清風一陣，

將我們的帆兒鼓緊。

迫我們把各般繩索結束俱調停，

乃各在船中坐定，

任風吹舵指緩緩前行。

『我彼時心內痛傷，

便對衆人員言講：

「我方纔聽塞栖把神讖細說端詳，

若只讓一二人知，理須不當；

我所以對你等大家言講，

庶我們或同逃命，或俱遭殃，

都有個準備提防。

她第一項，戒我們切莫聽塞栖歌唱，

也莫近那繁花的牧場。

只許我獨把那歌聲賞，

卻須你們先將我縛在桅檣，

用繩索將我牢牢綁。

我若還要求你們解放，

你便須添些繩兒更牢綁。」

「方我這般剗切告同人，

船受順風吹送前行迅，

不一會，已與賽梭之島近。

彼時驀地裏風息波平，

四下悄然都肅靜；

船夥們於是起身，

收帆藏度舟中進，

將櫓楫排水而行。

我則抽出利刃，

將蠟一方切成粉，

用兩掌搓軟揉勻。

未幾那蠟因手心搓壓日光薰，

便漸漸柔軟微溫。

我於是逐一的把船員耳腔塞緊，

他們則用長繩，

把我手和足在桅檣綁細；

然後各人都坐定，

仍鼓槳排波而進。

迨我們迅駛前行，

距那島約莫可傳聲遠近，

那賽棧卽已知信，

便揚起銳利聲音：

「攸力柄茲，你是亞該亞人的光寵，

世上人人所頌稱！

你且來前，將你的船兒泊近，

且來聽我輩的歌聲。

從來有船舶從此經行，

莫不願把我們的歡歌細聽，

庶去時更能聰慧更心欣。

若提起特羅亞人怎樣遭天命，

希臘人怎樣受艱辛，

我們一一都聞訊；

原來這大地茫茫縱無垠，

我們卻萬事俱知情。」

「那妖魔說罷，便放出甜蜜歌聲，

惹得我內巴巴思傾聽。

我蹙眉兒示意旨，

命我從人快鬆紮；

他們卻充耳如不聞，

依然彎着身兒鼓棹而前進。

隨見拍利米提斯與攸力洛克斯二人站起身，

添繩兒將我縛愈緊。

迨至駛過了那妖魔地境，

不復聞賽梭的歌唱聲音，

於是我那些忠實從人，

自取出耳中的蠟錠，

爲我鬆綁紮，還我自由身。

「未幾，我便見一縷煙塵，

又聽得波濤澎湃，巨響匉匉。

於是船衆倉皇俱大驚，

不覺得手中槳楫落入波中進；

那船兒於是遽停。

我因得遍船中走一巡，

用溫語鼓舞人人：

「朋友們，我們一路來備受艱辛，

這遭兒未必加甚；

大不了，也不過如賽克洛普斯島上受困情形，

卻也會憑我的智能，逞我的勇猛，

終於無恙得全生，

他日回思堪自矜。

今你們只須聽我命令；

休違拗，俱遵行。

你們須各自依然坐定，

仍鼓棹努力將船進；

或許那天上育夫神，

肯保全我們的性命，

使我們無恙向前程。

還有，掌舵人，你聽！

這船的方向由你定；

你須避開那巨浪與煙塵，

將船靠近那邊的峻嶺，

不然時，你將不覺仗船離正徑，

俾我們都陷入危境。」

「我說罷，大衆便遵行。

我卻未提起西拉之名，

爲怕船衆聞言要駭驚。

便不免藏匿艙中不敢將船進。

塞栖本囑我休要備刀兵，

這話我亦不聽；

卻將我明晃晃甲冑披身，

手提着長矛兩柄，

然後登陟前艙頂，

冀先見那西拉居高嶺，

免得提防加害我舟人。

只雖我極目力向那模糊嶺上細搜尋，
卻見不着那怪一絲兒踪影。

『於是我們心慘慘將船駛進峽；

這邊高嶺上有那吃人的西拉，

那邊則有那神怪的卡立布狄斯，

將鹽味的海水壓根兒呷，

那情形煞是可怕。

當他噴下時，可譬水壺兒在烈火上搭，

但見的水花四發，

向那兩巖巔上洒。

迨至他將海水重新呷，

便又似一切都在漩渦周匝；

四周遭岩壁聲震響紛譁，

一霎時便現出海底泥沙。

我們彼時人人心懼怕，

眼巴巴盼望着她，

彷彿性命在懸絲掛。

『唯時那西拉已抓去同舟六個人，

可憐盡都是智力超羣！

我彼時方回首向舟人省問，

倏見那六人已手足凌空懸掛在蒼冥；

只聽得半空中大聲兒叫我名，

那就是他們叫我的最後一聲。

這可譬漁人坐在懸崖頂，

執釣竿海裏垂綸，

那絲綸打從牛角兒經，

上有餌將小魚誘引，

迨引得魚兒將餌吞，

便將牠一舉上岩頂：

彼時那六人被怪物條的揪擒，

也彷彿這般形景。

那怪物將六人吞噬在洞門，

但見得他們伸手兒向我慘叫一聲聲。

我生平從未見這般慘景，

無論我多年辛苦久飄零。

「迨我們駛過那二怪管領的山巖，

不久便到日神的島邊，

有肥臍牛羊成隊嚼食在其間。

我們船猶未傍岸，

已聽得牛羊嗚咩交喧；

我因把泰里細阿斯和塞栖的預言紀念，

他們曾戒我休把這日神之鳥踐。

我於是心惻惻告我衆人員：

「凡我患難中的侶伴，

你們都聽我言！

我要把泰里細阿斯和塞栖的警告都爲你們

傳：

他們曾戒我休把這日神之島踐；

說是那其間有我們的致命危險。

所以你們須急急將舟駛過莫留連。」

「我說罷人人都駭然，

攸力洛克斯便忿忿而言：

「攸力栖茲，你這人剛強竟不憚辛艱，

心腸兒鐵打一般堅，

不體恤同人終朝勞倦，

現見得船兒近島邊，

忍不讓我們登岸去，

且圖飽食且安眠。

你不見天時已垂晚，

怎還叫我們冒昏黑駕駛而前？

豈不知暮夜行舟多風險？

倘遇暴風驟起自南海，自西天，

往往舟船難保全，

遑論神明願不願；

我們怎便獨能免？

不然，不然；我們遠不得響夜停舟的習慣；

且傍岸，憇食在舟邊，

靜等着明朝紅日見。」

「他說罷，衆俱以爲然；

我因覺劫數天排難可免，

只索得對他溫語再申言；

「攸力洛克斯，你博得多數同情，

我只索依從你的主見！

只是你們大衆俱來前，

須對我嚴重誓言：

倘你們遇見那島上牛羊，

切莫動宰殺之念；

須上把塞栖贈與的食糧自壓。」

「我說罷，衆人便依命宜了誓言；

誓畢將船仍駛前，

停泊在一道清溪的近邊；

於是船衆們相率離船，

在岸上匆忙治晚餐。

迨衆人酒食俱廢，

乃把那喪命的同人紀念，

念那六人被西拉生吞情可憐，

不由得涕泗漣漣，

直哭到昏昏入睡眠。

及至三更時刻星宿到中夭，

宙斯神忽興起風颯凶險，

霎時間海陸俱昏然。

迨至次晨紅日現，

我們乃將船皮放在一大洞之間，

本是個妖精嬉舞的庭園。

我於此警告衆船員：

「朋友們，我們自己船中酒食尙豐盈。

我們切不可染指這牛羣，

不然時，怕不免災禍來臨，

因這牛羊屬那顯赫的日神，

他是無所不見，無所不聞。」

「我說罷，大衆俱無異聲。

卻誰知接連一月間，不住的南風緊；

此後除卻東西也更無風信。

當船中酒食有餘贖，

船衆們俱不敢動那牛羣，

爲的是都愛惜自家性命。

迨至餘糧都告罄，

便少不得四下裏尋食圖生，——

或是魚兒，或是飛禽，

只看他們那彎刀所能勝，——

而飢餓煎熬難可忍。

我於是暫離大衆前往島中心，

欲祈神指示歸程。

迨我離了衆人，趨從一徑，

盪手在風穩的海濱，

然後祈禱着天上諸神。

誰知諸神卻使我睡夢迷沉，

因此攸力克洛斯有隙可乘，

得把奸謀向同人進：

「我辛苦的伙伴們，我有一言請聽！

死是人人所恨，

無論是如何死因，

就中餓死尤堪憫。

所以讓我們，去把那日帝的牛羣驅到海濱，

挑那最好的向諸神獻作犧牲。

待他日回到伊大卡自家鄉井，

便建個修華廟宇供奉那尊神。

倘若他因此動忿，

要使我們的船舶沉淪，

而諸神也俱欲我們畢命，

我也寧願張口兒吞浪立沉身，

不願慢煎熬餓死在這荒涼境。」

「攸力克洛斯如是言，

大衆都首肯稱然。

彼時那廣額的羣牛食草處即在近邊，

他們便把最肥的幾頭挑選，

一陣兒驅出草田。

於是大家環立仰祈天，

只捋些橡樹的嫩葉兒來獻，

因彼時船裏已無白麵留殘。

迨既致禱祝之言，

便宰剝了羣牛，將四腿兒斬，

裹上了脂肪兩層，

貼上了生切肉片；

卻又無酒漿可應這獻性盛典，

只用水來酌奠，

便逕把肚裏薰煎。

及把腿骨焚燒肚裏餐，

然後將餘肉也切片兒貫上串。

「彼時我酣眠遽醒，

急忙忙奔到海濱。

迫與停泊地方相近，

便聞得炙肉香撲鼻氛氤。

我於是不勝痛心，

不由得高聲呼籲向神靈：

「吁嗟天父宙斯神，

暨一切不死神明！

你們使我昏迷沉，

直教我殘生休命；

我從人已闖出大禍滔天不堪問！」

「未幾那長袍的蘭披西亞，便向日神報信，

說我們擅殺牛羣；

那日神聞言大怒，

便告語天上羣神：

「吁嗟天父宙斯神，

暨列位不死神明！

今有雷厄提茲之子攸力栖茲的舟伴從人，

胆敢殘殺我牛羣——

那是我在天上人間所以賞目娛心——

請爲我報仇洩憤。

倘若他們不給我賠償相稱，

我便要入地府去燭照衆幽靈。」

「於是宙斯神便將話應，

說道：「日神，仍望你在天庭人世放光明。

至於那犯罪人，我自當重懲；

等他們船到海中心，

我便發雷霆一陣，

管教牠碎作粉粉。」

「這話是後來卡力普索所告知，

他說是聞諸衆神使者黑梅斯。

「彼時我回到海濱舟側，

一個個把從人嚴譴責；

只是欲圖挽救卻無策，

那羣牛俱已喪魂魄。

未幾神明便顯靈：

空牛皮竟會爬行；

非上肉無論熟和生，

也都會嗚嗚作巨鳴，

正無殊牛叫之聲。

「我從人將那牛肉，接連的享用六天，

因他們宰殺的，盡是羣中之選；

迨至宙斯神使第七日晨光現，

乃見的風平海晏。

我們於是急登船，

豎起桅杆揚起帆，

向海中直駛而前。

「迨已不見那日神的牧島，

四下裏蒼茫曠渺，

宙斯神忽興起一陣黑雲，

將海面完全籠罩。

自此前航未遙，

便聽得一陣西風呼嘯。

那風把支桅的兩前纜一齊都掃，

那桅杆立時向後倒，

繩索轆轤紛紛都在艙中落；

那桅頂落在後艙，

擊碎了艙公的頭腦，

便好似鳧水人翻入波濤，

霎時間靈魂兒出了竅。

同時那宙斯，又將雷電把船燒，

頃刻船身寸寸焦，

充滿着硫磺烟繚繞。

船衆們一一翻身如水鳥，

可憐便永遠家鄉難得到！

「我卻兀自在甲板傍徨，

直至船肋木盡脫船梁，

於是只賸那船梁赤裸波中飄蕩。

彼時桅杆也碎落船梁上，

尚有那牛皮的後桅纜粘附其旁。

我於是用那纜將船梁縛在桅檣，

因得坐其間任狂風飄蕩。

『又誰知不一會西風忽停，

又刮起南風緊，

我於是心中大驚，

恐不免又飄回卡力布狄斯的地境。

那一夜我徹夜前行，

及次晨朝日上升，

果然又到那兩妖魔的山嶺。

彼時正值卡力布狄斯將海水吸吞，

我因而隨波被捲上山頂，

還虧得那無花菓樹枝條掠過身，

我便如蝙蝠般一把將牠抱緊。

只無如雙足空凌，

又無由落樹將身穩；

原來那樹將全山俱蔭，

我彼時攀住的一枝，

相去樹身遠甚。

我只索緊握那枝條靜等，

靜等那怪物把吸下的船梁重吐傾；

後來也果然如我願心，
卻已等得我異常困頓。

計時刻，譬如人會議公庭，
已解決無數糾紛，

各自回家進晚飧；^①

我彼時便等待了這久許時辰，
方見那船梁自怪物口中下隕。

我於是釋手落身，

復在船梁坐定，

將手作楫，排波而進。

幸天神不再叫西拉露形，

否則我仍保不得這條性命。

「我從此飄流共九天，

迨至第十日的夜間，

神送我到奧吉吉亞島，

便遇那卡力普索，美貌天仙。

她和我盡極繾綣。

此中情節，我昨已與您夫妻始末詳言，

若再贅時須令人厭。」

① Circe，是海上一種女神，善以音樂迷惑航海人。

② 「流浪者」原文 Erratic, Palmer 本譯為

Wanderers, 蓋言岩石被浪轟擊不獲固定之意。

③ 希臘古傳說，耶孫 (Jason) 乘亞各船尋取金羊毛。

④ 此處「幽冥」原文伊里布斯(見卷十二)言山中腹下

與伊里布斯相對之地。

明懸掛到日暮。

⑤ Solla, 女怪名, 所居山在意大利與西西里之間。

⑥ Charybdis, 亦女怪名, 與西拉所居相對。

⑦ Cratais.

⑧ Phashtouse.

⑨ Larnpetia.

⑩ Neera.

⑪ Copper 譯本註云: 打從牛角經過者, 防釣絲爲魚咬斷也。

⑫ 見本卷第九節第五行。彼時攸力柄茲隨海水被吸上, 幸得執此樹枝, 方免爲怪物吞下。

⑬ Copper 譯本註: 蓋言彼已在無花果樹枝上自天

卷十三

駕快艇一夢到家鄉
遇女神商作復仇計

攸力栖茲之言至此停；

彼時宮殿暗沉沉，

舉座無言都肅靜。

久久國王方作聲，

說道：「攸力栖茲，你既然跨進我宮殿銅門，

我自必護送你逕歸鄉井。

管教你不再飄零受苦辛。

至於你們，每日價在我宮中饗飲聽佳音，

我也有一言煩聽：

如今在宮中箱篋安存，

有數襲金織衣袍贈客人，

並有其他物品，

盡都是菲細亞羣臣所贈。

如今在座諸君，

也須各贈他釜鼎，

將來儘可取償從百姓，

免教你獨力擔承。」

阿爾辛諾阿如是言，

衆人聽罷俱欣然。

此時大衆已困倦，

因各自回家去睡眠。

迨次日微紅朝日現，

乃各把贈品急忙送上船。

那國王躬自蒞船發遣，

將各器安放在坐櫂之間，

免把盪船人通道遮欄；

然後又都返宮庭饗宴。

那國王代表衆人，

將一牛獻上宙斯神，

爲的是那尊神該管羣倫，首當禮敬。

迨既把腿骨燒焚，

乃開始張筵饗飲；

德謨多克斯又唱出神聖歌聲。

攸力栖茲卻頻頻顧視殘陽影，

只盼他速速西沉，

爲的是他急欲登程返鄉井。

譬如人駕雙牛田內把犁耕，

眼巴巴盼望晚飧；

直盼到日落天暝，

便欣然舉步歸家忘困頓；

彼時攸力栖茲盼到黃昏，

心內歡欣，正無異這般情景。

他於是對國主暨在座諸人將話進：

「巍巍的阿爾辛諾阿，

你是舉國人人所敬！

今請你奠酒一樽，

便遣我安穩登程。

我今敬辭別諸君！

我已是一切如心，——

既蒙你遣人護送，

又叨受這般厚贈，——

唯有祝諸君受福自天神！

我但願此番歸去，

得與妻兒團聚在家庭！

又願今宵在座人，

也得永享家庭福幸！

願今後但知快樂，不見災禍！

他說罷，大衆心欣，

都讚他善於辭令，

便吩咐準備送嘉賓。

那國王因囑侍從人：

「蓬托奴斯，你將酒調勻，

給在座諸人送一巡；

迨向宙斯祈禱罷，

可預備送客登程。」

於是蓬托奴斯將酒斟，

輪流送給座中賓，

衆賓各於所坐處，

敬向天神辭一樽。

攸力栖茲卻起身，

將杯遞與阿利塔，

向她囑別意慇懃：

「王后啊，我告別即在如今；

此一別料便終身！

我此去自向前程；

但願此處君王和百姓，

以及你膝下兒孫，

都使你心中常悅欣！」

他說能跨出殿門；

阿爾辛諾阿遣三人爲他導引。

阿利塔也命三侍女在後隨跟：

一個持潔白衫袍各一領，

一個護着那滿裝的箱籠而行，

又一個齎送酒漿和麵餅。

不一會大家已到海邊，

船衆們便將箱籠酒食安放在船間，

又爲他鋪疊了被墊，

請他在後艙偃息安眠。

自餘人分坐兩邊，整齊不亂，

便解纜起碇開船。

彼時攸力栖茲已入睡，

沉酣將如死一般。

那船受巨波推送而前，

後艖昂起迅如箭；

好一似四牡受鞭，

電掣風馳過曠原，

縱疾似飛鷹也難追趕。

那船中載一人神樣明賢，

他生平冒盡海中的風險，

備嘗戰陣的辛艱，

此時則睡夢安恬，

前事艱危不復念。

迨至那爲曉色先行的明星出現，

那船便已近伊大卡島國之邊。

伊大卡有一港號稱神聖，

緣記念福栖茲因以爲名。

那港口有兩座巉巖橫巨，

因使海上波濤不得進。

凡船舶一經在港內安身，

便無用羈維也萬穩。

恰當那港巖尖頂，

有一樹橄欖婆娑垂蔭：

與那橄欖樹身相近，

則有一洞穴深窈幽冥，

乃是水仙們所居的靈境。

那洞裏有石碗石瓶，

蜜蜂兒於茲釀蜜鬧營營。

還有石機杼龐大堪驚，

水仙們用牠織紫錦。

此處有清泉長流不盡。

那個有前後二重門：

其一北向通人，

其一朝南只納神靈，

絕不許世人出進。

此港乃船人夙昔所稔，

因便將船逕駛進；

攏岸時竟攔上半個船身，

都只爲榜人力勁，

船行迅疾驟難停。

於是大衆離船把岸登，

將攸力栖茲連被褥昇上海濱，

兀是酣眠未醒；

又把那菲細亞人贈行的珍品，

也一一由船搬出，置放在那橄欖樹陰，

爲的是那樹下地方稍隱；

蓋因攸力栖茲睡眠未醒，

生怕往來人有些不穩。

迨到一切俱調停，

他們便返棹作歸程。

只是彼時涅普條因，

把當初恫嚇攸力栖茲之語，

兀自牢牢記在心，

因便請事宙斯神：

『呀嗟天父宙斯神！

如今那菲細亞人，

雖與我出自同根，

猶對我大大的不敬，

我又怎能免在神曹要被看輕？

原來那攸力栖茲，

既得你當初應承首肯，

我也並不欲阻止他永遠難歸鄉井，

只不過要他多受些艱辛。

乃如今菲細亞人，

駕快船送彼作歸程，

竟使他一夢未醒，

便居然到得自家國境；

又給他許多贈品，——

無數的金銅織錦，

即使他自特羅亞掠獲的絲毫無損，

也未必有這般豐盛！』

於是顯赫的宙斯將話應：

『羞也波，你這威權普及的地震之神！

你這話太不中肯！

如今在神列，沒一個對你不敬。

你既然根蒂淵深

又屬天上諸神之俊，

有誰敢將你看輕？

至於那下世人，

若有敢逞勇武，恃驕矜，

辱沒你涅普條因，

你儘可報仇洩忿；

只要你如意稱心，

你欲待如何，我都不禁！

於是涅普條因將話應：

「顯赫的行雲之神，

我本可把你方纔所說的早施行，

就只怕惹你尊神怒忿。

如今這菲細亞人的快艇飄海作歸程，

我欲將牠毀滅不留情，

藉把他們薄懲，

教他們從今後不復敢護送行人；

我又欲起一座山丘堵塞他們的市城。」

於是那行雲之神又應聲：

「涅普條因，你這辦法未始難行，

卻須得稍稍修正。

你等那船近自家國境，

國中人羣聚在海岸歡迎，

然後將牠化做一塊石，

卻仍須留着船形，

好使人人都訝驚，

這纔把一座山頭堵塞他們的市城。」

涅普條因既受命，

便忙至社利亞地方候等。

未幾那歸船飛一般的駛近，

那地震之神便舉步前迎，

但舉掌將牠一掀，

牠霎時化做一塊石，

牢牢在海底生根。

於是那凶神自返天庭，

直嚇得船中人口張目瞪。

唯時岸上人睹此奇景，
也登即議論紛紜：

「啊，你不見那船兒已看得分明，
卻不知是誰人使牠驟停頓？」

他們如是的議論紛起，

卻都不知道根苗就裏。

唯有阿爾辛諾阿心內自知，

因便對衆人說知端的：

「啊，卻原來我先王所說的神讖果然驗矣！

他說是涅普條因緣我們將船送人，心中不喜，

又說是有日舟船自外歸，

將在海上驟遭毀滅，

並將有一座山丘將我們的城池塞閉

我先王當日所言如此，

誰知是應驗在今日！

我如今但有一言須切記，

從今後，再莫要將船護送他人返鄉里；

又須把肥牛十二隻，

獻給涅普條因作祭禮，

庶幾他動矜憐意，

不致再把山丘將我們塞閉。」

他說罷，大眾俱驚惶，

急忙去牽得肥牛六隻，

羣到那涅普條因的廟堂獻上，

謹祈求豁免災殃。

唯時攸力栖茲身在故鄉，

驟醒覺心下迷茫，

不復識鄉邦形狀。

因彼時密涅發，用一陣雲頭將他翳障，

把他的真形隱藏，

藉便和他有事兒暗商量；

就教他妻子親朋，也覷不破他真相，

必待他懲罰了那求婚的無賴黨。

因此上，他覺得四周遭皆異樣：

見那些樹木，山崗，路途，林莽，

漫不似身在鄉邦。

他於是起身四望，

四肢震戰心悲愴，

伸臂朝天自言講：

「啊，我今又到了何人的國境？

究不知此地居民，

是非法強橫，不論公正，

抑或是禮待客人，知把神明敬？

我待如何藏皮這些貨品？

倒不如當日未受那菲細亞人的厚贈；

倒不如別遇着個有力人君送我作歸程？

我既不知把這物何處安屯，

又不能委置不問，

任人取入囊中進。

我想那菲細亞的船人實在糊塗甚，

怎把我送到這陌生地境？

他們本允我送歸鄉井，

又緣何言行不能相應？

我願得宙斯神與他們相當報稱！

原來那尊神到處俱監臨，

人有罪時他便懲。

我卻且把東西計點清，

看那些船人可還能置信。」

他說罷，便把那釜鼎金裘一一的計點。

卻並未嘗缺少一件。

他於是徘徊在海邊，

心念着家鄉頻頻喟歎。

唯時密涅發悄悄近前，

身幻做牧羊少年，

卻似個王子一般明艷，

着一件精緻的披肩，

可人兒雙脚把繩鞋踐，

手提着長矛利銛。

攸力栖茲一見，不勝欣然，

便上前溫語對她言：

「朋友啊，你是我此處相逢第一人，

我因而向你道歡迎；

我望你並不包藏有禍心，

願你存全我這身，

願你存全這貨品！

我將你當作神明，

我趨你膝前求請。

更願你爲我道詳情，

此處是何國境？

係何民族所管領？

居住着何等樣人？

這是個海島孤停，

抑只是肥饒的大陸之濱？

他說罷，那碧眼的女神密涅發便將話應：

「你若不是個少見的陌生人，

多應是來自遠鄉異境，

怎還把這些話來問訊？

這地方非是無名，

不論是東方之族，西土之民，

提起牠所素稔。

這其間榮確不平，

不適宜於馳騁，

論土壤卻又非貧；

有的是百穀豐登，

釀酒葡萄遍地藤；

雨露四時常浸潤，

多獨宜牧牛羊羣；

還有那百樹滋生，

官水長流不盡。

因此上客人你聽，

這伊大卡的國境，

即使遠如特羅亞也已馳名。」

她說罷，那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心內欣，

纔知道便是自家國境；

便將言回對女神，

卻故故把真情隱，

原來他詭計多端，無時或窮盡。

他說：「我本是克里特人，

早聞這伊大卡國之名，

今日乃身臨其境。

我此來身是亡命，

緣我會殺人，在法當刑。

我今攜帶着這些貨品，

還有同量數留贖家庭。

我殺的是奧細洛克斯，

愛頓麥紐斯之所生。

他是個競走人，雙脚如飛迅，

曾在克里特郊原對我們都取勝。

原來我和他父子到特羅亞同征，

我不肯輸誠他父親，

只自把兵曹率領，

他因此對我銜恨，

欲剝奪我一切掠獲品；

我自念冒艱危，拚性命，

卻落得只徒勞，怎肯甘心？

我於是與同黨道旁候等，

候等他自田間施施而行，

我使用鋸矛將他刺刑。

彼時值夜深天色昏冥，

四周遭悄悄無人，

我因得結果了他的性命。

於是我覺得一艇，

重賂那腓尼基人送我逃生。

我命他先送我到派洛斯暫且安身，

或到伊利斯，●伊比安人●所治境。

卻誰知被風迫，錯了路徑，

昨日夜乃無端到此海濱。

我們費辛勤向港內將船駛進；

彼時雖已是飢火如焚，

卻也無心食飲，

只急急離船將岸登，

向海濱且圖偃寢。

我彼時異常疲困，

霎時間酣夢沉沉；

那腓尼基人卸上我船中貨品，

都在我身畔安頓，

然後自登舟開行往西屯，

撇得我孤零零獨自傷心。」

他說罷，那碧眼的密涅發微笑嫣然，

用手兒拍拍他肩。

頓時間，她復把女兒身現，——

頎長身段美容顏，

見得是百樣技能都諳練，——

便溫語對他言：

「呀，誰似這般心計深長工狡獪，

縱神人也難和你賽！」

我知你平素多謀善計策；

只如今身已在家鄉，

怎還不改這欺人故態？

若論起機謀難測，

在人間算你最乖，

在天上算我最壞，

如今願和你彼此公開。

我便是宙斯之女密涅發，

料想你未必能猜；

我時時救你出禍災，

我曾啓發那菲細安人尊你作上客。

我今來替你策畫，

將這些菲細安人的贈品如何藏蓋；

並告你如今歸家宅，

尙不免有許多煩惱攪你的胸懷。

你須得要忍耐，

因這是出於無奈。

你對任何人，切莫說是他鄉飄泊獨歸來；

你須得要把痛苦默默的挨，

你須得要強忍他人的欺待。」

於是聰慧的彼力栖茲乃答言：

「女神啊，你這樣神靈善變，

教我凡人認你自艱難。

想當日那些希臘少年，

在特羅亞城前作戰，

多蒙你冥冥祐護，

我至今感激難言。

只自從我們將那名城剽，

自從天上神使希臘健兒乘船各分散，

我迄今未見神顏，

也不知你臨我在舟船，護我出危險。

我但覺無一刻不提心吊膽，

卻終得神明默使災危免，

最後乃遇你在菲細亞島國之間，

你用言詞將我慰勸，

並導我去把國王見。

我如今心內茫然，

豈我這雙脚已把家鄉土地踐？

我今憑你父之名求禱你，

望你休把其情掩。

莫非我依然身在異鄉天，

你尊神卻將我欺騙？

還望你確實明言，

莫任我心中慄慄。」

於是碧眼的女神密涅發乃將話應：

「只因你一生唯謹慎，

無怪你這樣狐疑常在心；

你既然要知究竟，

我自難教你心中常耿耿

在他人，多年離別歸鄉井，

當不免急急到家去把妻兒省，

你卻是一概不問訊，

必待把妻子行爲實證。

實則她空閨獨守誤青春，

日夜的悲淚常淋。

至於我，心中早自明，

明知你雖不免把從人喪失盡，

卻終有一日安抵家庭。

我只不願和那涅普條因去苦爭，

因他於我父是弟兄輩分，

他緣你使他愛子喪明

故對你心中懷恨。

我如今爲你指明各地境，

庶幾你便能相信。

這裏是海上老人福栖茲的神港，

那裏是港尖的橄欖樹兒廣垂蔭；

這裏是小仙們的洞府幽靈，

你生平也常把犧牲來禮敬；

還有那，你不見便是名山奈利登？

她說着，便收起他身畔濃雲，

頓時間，目前景物歷歷俱分清。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心下歡欣，

直樂得把地面頻頻親吻，

又伸臂對水仙祝禱道衷忱：

「吁嗟小仙，宙斯之所生！

我以為今生不復得見仙人，

卻不料尙得歸來盡禮敬。

倘若那密涅發神許我得延生，

並祐我孩兒速長成，

我願依舊例不斷獻犧牲。」

於是那碧眼的女神又作聲：

「你須奮勇莫灰心！

也莫把這些事兒枉教心曲紊！

我們且把東西搬入洞中進，

覓隻角兒放安穩；

然後再來把妙計商尋。」

她說罷便進洞門，

要尋個地方藏貨品；

攸力栖茲便把東西一一都搬進，

有的是銅器黃金，精工織錦。

迨一一安放俱穩，

密涅發乃把一石頭將洞門塞緊。

然後並坐在橄欖樹根，

把處死求婚人的法兒商付；

密涅發乃開始將言進：

「多謀的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所生！

你知否有一班無恥小人，

三年來佔據你宮庭，

向你妻納聘求婚？

她盼你不歸心內自悲辛，

只索對人人假應承，

佯爲個個盡鍾情，

卻別有主意兒牢牢打定。——

你我如今須把妙計商尋，

待如何方可把他們處分？」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女神啊，若不是你及早言明，

我此次歸來，當不免與阿加綿農同命。」

如今還望你把報復的計兒思付；

更願你幫我這邊，使我勇奮，

如當日在特羅亞助我攻城。

我倘能得你尊神作後盾，

縱教他三百敵人，

我也要和他當一陣。」

於是碧眼的密涅發乃答言：

「我自必幫你這邊；

一俟你和他開始周旋，

我立即將你記念。

我料那求婚人剝蝕你家產，

到彼時大禍難免，

當必有幾人要把血液與腦漿並混。

我如今且把你形容改變。

我使你四肢上柔嫩的皮膚皺捲；

我把你金黃頭髮剪；

並爲你改換了破爛衣衫，

叫人一見生嫌厭。

我又把你這秀媚雙眸變作紅爛眼，

使那些求婚小人不願看，

就教你妻兒見了也憎嫌。

只是你此去，把你的牧豬人先覓見；

他事你愛子賢妻，

一乘忠誠無二念，

他必常坐在羣豕之間，

看他們食橡實，飲清泉，

在那烏鴉巖下，阿里條薩的溪水之邊。

你去和他坐並肩，

要他將近事一一詳言；

待我到斯巴達把你孩兒叫轉。

他如今方在拉栖第夢，

向門涅雷阿斯把你的消息詢探。」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你既然一切俱知情，

緣何不給我孩兒音信？」

又何必教他海上受艱辛，

卻聽那求婚小人，

將他的資財侵蝕盡？」

於是碧眼的密涅發神又應聲：

「你無須爲此事便爾焦心。

他去時還是我親身導引，

爲欲他出外去博個好聲名。

他在外並未受艱辛，

卻在那亞特魯斯之子宮中享受無窮盡。

如今確有些無賴少年人，

在船中設下牢籠陷阱，

欲待他歸國害他性命；

我卻料此事萬難成。

還怕他們自己將無幸。」

她說罷，使用杖點他身，

使他四肢上皮膚起皺紋，

金樣髮兒都落盡，

登時變做個枯瘁老年人，

又使他雙媚眼潰爛花香，

命他穿一件衣服破零零，

通身是膩垢烟薰。

然後將一張光禿的鹿皮披在身，

又給他拐杖一根，

百孔的破囊一隻拴住一條繩。

迨如是安排已定，

他二人便分頭將事行；

密涅發自往拉拉栖第夢城，

去覓取攸力栖茲之子轉歸程。

① Orilochus.

② Elis.

③ Epeians.

④ Arethusa.

卷十四

幻乞丐尋訪牧豬人
話長宵誰說生平事

唯時攸力栖茲謹依命，

便自港埠動身，

遵一條崎嶇路徑，

越過了山上叢林，

去尋那光榮牧豕人——

原來他爲主人守產最忠誠。

他見那牧豕人獨坐在門廊，

旁有巍巍一帶牆，

環繞着一片大空場。

原來自主人去國離鄉，

他便獨力經營採石築起這高牆，

並未得雷厄提茲和王后助力幫忙。

那牆上，滿把礙人的荆棘鋪裝，

四周遭密密地釘着烏椽之棧。

圈裏面，分隔做豬欄十二房，

一行兒毘連緊傍；

每間裏，有將育的母猪五十偃臥在泥塘；

公豬兒放在外廂，

遠不及母猪數量。

那厚顏的求婚無賴黨，

日使這牧豬人把欄裏肥豬獻上，

供給他們充宴饗，

因使這豬羣之數有消無長，

於今只贖的三百六十頭在欄中放。

那豬圈近旁，有猛獸般的四犬長日謹提防，

也是那牧豬人所飼養。

彼時他獨自個坐在門廊，

把一張硝熱獸皮剪取繩鞋樣。

自餘人各去把事兒摒擋，

有三個驢豬到牧場；

另一個到城中將豬獻給求婚黨，

也只因受威逼勢難抵抗。

彼時那看圈的羣犬瞥見了攸力栖茲，

忽的俱狂嗥奔來欲噬，

攸力栖茲急急躡身，

把手中杖慌忙放置。

可憐他身已在自己田疇，

幾乎還免不得血膏犬齒，

還虧得那牧豬人拋下手中皮，

自門廊急忙趕至，

將石子驅走了羣獒，

對他的主人話言如此：

「啊啊老人！你險些兒被我羣犬戕身，

我免不得須擔責任。

只如今雖然僥倖，

卻仍減不得我心頭愁悶；

都只因我爲主子擔愁心，

反把肥豬飼養奉他人。

想我那主子如果尙生存，

尙得見天日光明，

多應在異鄉浪跡，

或正罔飢餓悲辛。

可是老人，你隨我到草廬暫且安身；

迨到你既餐且飲，

可爲我把來歷言明，

並告知你艱苦的生平。」

他說罷，便把攸力栖茲領入茅廬進，

爲他敷座使安身；

下墊着厚厚的柔蘆，

上鋪着溫軟山羊皮一層。

攸力栖茲見如此款待殷勤，

不由得心內歡欣，

便對他表白了感激之忱：

「朋友啊，你如此款待殷勤，

願宙斯和一切不死之神，

使你事事兒如意稱心。」

於是牧豬人攸米阿斯●將話應：

「客人啊，縱有人比你更窮貧，

我在理也不應看輕；

都只因，是凡流浪他鄉乞食人，

無不得宙斯神護祐在冥冥。

我自慚力薄無能多供應，

卻望你原情奴僕身，

刻刻把主人畏敬，

未能厚待異鄉賓！

想我主人，定必被神明阻隔不得轉歸程！

我平時叨受洪恩，

便是田園妻子，莫非是主人所贈。

設若他得能終老在家門，

我此後沐恩正未盡，

又誰知他身死在他鄉異境！

我願那赫楞舉族都無幸！

都只因她種下了禍根，

致使希臘健兒們

爲阿加綿農榮譽去從軍，

多似我主人慘遭非命。」

他說罷，急忙用帶兒扣緊衣衫，

匆匆的奔至豬欄。

選擇了二肥豬一齊來斬，

先把外皮炙燻，

切做絲絲插上串，

就火上一一燻燻，

熱騰騰連弗兒捧給攸力栖茲作饌。

然後將麵粉通身撒，

把蜜酒斟滿藤蘿盞，

乃與客人對坐殷勤勸飲啗：

「客人啊，莫嫌我奴僕人不腆的供應！

這豬兒幼小，並非肥膩，

只爲那肥豬，都已被求婚人幸食盡。

他們上不畏神明怒憤，

下不知體恤他人。

似這樣猖狂行徑，

都應是神明所憎恨；

神愛的是正直公平。

奧德賽

縱然是殘忍惡人侵入他人境，

宙斯神容他飽掠歸鄉井，

也尙知畏懼天威神忿。

如今那無賴小人，

似已得神明示音信，

知我主他鄉已喪命，

因膽敢向王后無禮強求婚，

佔霸了我主宮庭，

恬然把他的資財耗費無餘贖。

他們朝朝暮暮，把牛羊宰殺作犧牲，

把佳釀恣情狂飲。

原來我主人資產本豐盈，

三六七

兼管領大陸島嶼，田疇無垠；

無論二十人，也敵不過他一年所進。

讓我數來給你聽；

在大陸，他有肥牛十二羣，

綿羊，山羊，豬羣之數亦相等；

爲他放牧的，半爲顧役半親人。

在島上，也有山羊十一羣，

都有忠心牧者看守在海之濱。

每日裏，從道羣中選擇一肥羊供進；

我則端管這豬羣，

也每日慎選一肥豬供那小人饕飲。」

那牧豬人如是言，

攸力栖茲饑然自飲啜，

心默把處死求婚人的法兒籌算。

及至他腹中已壓，

攸米阿斯乃把自用的杯兒斟酒滿，

殷勤獻給客人前。

攸力栖茲欣然接過那盞，

便溫語爲他言：

「朋友啊，你說你主人豪富多能，

曾把金錢買你身，

不知他究是何人？

你說他爲着阿加綿農捐命，

你若說知時，也許我素來相稔。

除非是宙斯暨其他不死神明，

誰敢說我不曾見過你主人，

誰敢說我不能替他報信——

須知我曾到過許多國境。」

於是那守產的牧豬人將話應：

「倘有異鄉客把我主人消息傳來斯境，

也終不得他妻兒置信。

原來流浪人沒個忠誠，

只爲欲騙主人款待，

便不免捏造些佳音。

我這伊大卡常來這樣人，

滿口虛言說不盡，

把我家王后欺蒙渾沌。

她往往款待殷勤，尋根問訊，

常不免悲淚長淋，——

也只是夫死在他鄉，

爲妻的通常情景。

客人啊，倘有人送你衣衫一領，

你也便不免要編個故事兒來相報稱。

只是他，多應已無性命，

諒早被鷹鷃啄留骨肉兩離分，

或則是沉淪大海被魚吞，

或則是殘骸埋葬在沙塵。

總之他必已客死在他鄉異境，

單只把悲哀留贈給親朋——

是親朋誰說不悲辛？

而唯我悲辛尤甚；

只因我縱然到父母家庭，

也再難遇這樣寬洪主子恩。

我平時也常把父母家鄉思忖，

近日則一心只盼攸力栖茲速速轉歸程，

把思鄉之念都消泯。

客人啊，我雖然在背後提起他名，

也還是莫名畏敬；

只因他待我恩厚，愛我心誠，

不由我不對他崇拜若神明！

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朋友啊，你這話全然失真，

你又多疑不肯將人信；

我卻仍對你切實言明，

那攸力栖茲不久便歸鄉井。

我這話並不是虛誇期聳聽，

我直敢虔誠信誓對神明。

等他日你主人果歸國境，

我今日預報這佳音，

你須給我以相當報稱；

我也無多希望，

單望你把一襲衣衫相贈。

卻當此事未經實證，

我縱然一介清貧，

絕不願有所受領；

至於那些爲貧窮言語失真，

我也深恨他，無異恨幽冥門禁。

我今先呼告宙斯來作證，

迫他日我重到這門庭，

包管我今日之言句句須當應。

那攸力栖茲便在今年准歸鄉井。

算歸期，當在今月晦暝下月生。

他便須把侮辱妻兒的一一都嚴懲。」

於是攸米阿斯乃應聲：

奧德賽

「啊，老人，我將終不能酬報你這段佳音，

我料那攸力栖茲決不得再歸鄉井。

你如今且開懷暢飲；

我們且把別樣事兒思付，

莫休這愁煩再記省。

啊，我一經提起那可敬主人，

我心頭不知怎的煎疼難忍！

至於你方才的誓言，

且由他棄置勿論；

我主人倘若得歸家，

我自然歡欣不勝；

也不是單我一人，

三七一

便是他父子嬌妻，

也莫不眼巴巴正在候等。

我如今提起他兒子，

我心中有無窮愁悶。

我見那孩兒好似幼株發育漸成人，

體態威儀而俱勝，

行見把乃父威名盡繼承，

博得個人人欽敬。

他如今身在派洛斯，

冒艱險探親音信。

可恨那求婚小人，

希圖把阿塞蘇斯之族剷除乾淨，

因設着牢籠陷阱，

欲待他歸日害他性命。

只是這事兒也休談論，

無論他已經被害，

抑或得逃命全生。

如今祇望你老人，

把你生平困苦，都對我言明無隱。

你客是何人，種族何名？

附何船忽爾來臨？

船中人是何名姓？

你料不是步行到斯境。」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既承詢我願直言無隱。

只若你家中酒食能支久永，

任他人操作勞動，

你我有餘間安心食飲，

如是者四序周巡，

也難把我一生天賜的艱危說盡。

「我生在克里特低窪之地，

堪誇的，是系出素封門第。

我父曰卡斯武兒，

亥拉克斯^⑤之嗣。

我本是買妾所生，

我父卻待我無殊諸兄弟。

我父生時資產稱豪多子息，

因得克里特人人敬禮，

髻鬚與神明無異。

比及他死亡身到幽冥裏，

我那不肖的諸兄，

便藉拈鬪把他的家財分析。

我也分得一廛室，

此外則微乎其微。

我卻自憑功績，

贏得個富人之女爲妻；

原來我非是懦人，

單只好略陣攻城，艱危不畏。

只是我今衰老矣！

然而你若見刈贖稻根在田裏，

當能想見有嘉禾於茲曾結子；^⑥

我只因歷受艱辛，

所以於今成老憊。

在當日，則馬茲神與密涅發並會賜我勇氣，

兼賜我破陣的神力；

我有時挑選精強施行埋伏計，

往往不顧生和死，

只知逞勇獨當前，

奮長矛將敵衆窮追不已。

這便是我當年豪氣，

戰征而外別無知；

至於操勞在家室，

或積財徒作兒孫計，

那是我雅所不喜。

獨有弓矢刀兵，行船擊楫，

人所心危，我所耽溺；

這也無非是天性不齊，無安所習。

當那希臘健兒猶未從征日，^⑦

我已九度率舟師把異邦攻襲，

未嘗不大獲而歸。

我從那掠獲東西，

先把喜愛的挑來作己，

然後與衆人一度再分肥。

於是我家道暴起，

遂得斯身克里特要人之列。

又誰知那宙斯，遽使我不幸的途程開始！

原來我與愛頓麥紐斯，

同被任統率舟師之職；

這是國中人公意所趨，

我等竟無從謝絕。

我們率舟師出征特羅亞，

歷九年未能得利；

迨至第十年那名城終覆地，

我們方得班師返鄉里，

半途中，又被神明使舟船各散失。

那宙斯對我尤存禍意；

我與妻兒聚首纔將一月期，

忽又亟思結伴同航到埃及。

我因便置辦舟船九隻，

同行人不久也都集。

「自此六天，我那些忠實舟徒連日皆會議；

我宰殺無數犧牲先向神明獻，

然後供給衆人饗宴。

迨至第七日，我們乃自克里特起旋開船，

受北風徐徐送遣，

宛似輕舟微漾下平川。

我們安穩坐船間，心身都爽健，

任風和柁推送而前，

沒隻船兒遇風險。

如是者五天，乃見尼羅河水流濺濺，

我們便把羣舟泊岸邊。

我於是命舟徒守候將船看，

一面派人員上岸偵探。

卻誰知他們任性恣情不知檢，

竟去蹂躪那埃及人的美地良田，

又劫掠他們的妻女嬰孩，殺戮無算。

不久風聲傳至城中，一時都遍。

城中人聞訊，霎時間羣聚了萬千，

那時天上曙光方現，

便有步騎無數充滿了郊原，

但見的亮晶晶戈矛光閃。

這就算是宙斯神重懲我舟徒，

一個個都嚇得不敢上前迎戰；

我們四下裏包圍着危險。

那埃及人便揮動銛刀利劍，

把我舟徒殺戮了大半，

其餘的生縛爲奴身被鍊。

還仗那宙斯使我頓生機變。

然而我悔不當初便身死在河間，

也省得迄於今被愁煩追逼難驅遣。

我彼時忙脫卸金盔，離首盾離肩，

把長矛擲在一邊，

急趨至國王的馬前。

我抱吻着他的雙膝，

他因便心動哀憐，容我存全，

並納我車中，帶我歸宮苑，

後面有羣衆追來欲殺我，

奮矛鼓譟怒喧闐。

還虧得那國王揮使衆人退轉，

原來他知我輩客遊人，乃宙斯所眷，

生怕得罪我時，不免遭神譴。

我於此一住七年，

國中人餽贈頻繁，

我因而積資無算。

及到了第八年，

忽有個腓尼基人來此間，

他是個大猾巨奸，

一生來害人曾不尠。

他用巧言將我騙，

騙得我隨他同到腓尼基他的家園。

我在他家將那一年住滿。

迨後來經幾度星迴歲轉，

他乃命我同乘一艘海航船，

向利比亞地方遙汎；

藉口說和我經商分利錢，
實則要把我權當貨物販。

我貿然隨他前往，

滿胸中塞着疑團，

卻又苦無方可脫免。

於是我們受北風推送而前；

迨經過克里特地方，

宙斯神乃放下災蹇。

「原來我們自離了克里特更向前航，

四下裏杳無依傍，

但見的天海茫茫；

唯時宙斯神把烏雲一切都蒙障，

又作起雷霆震天響，

將閃電射進船艙，

使船身寸寸都震盪，

滿船中硫磺煙氣迷茫。

我舟徒一個個翻身入浪，

如水鳥隨波蕩漾，

可憐都從此見不得家鄉！

我彼時心痛難當，

卻又蒙宙斯神暗暗相幫，

使我手抓着一柱船檣，

因得免身在汪洋葬。

我緊抱住那船檣上，

任狂風顛簸激盪。

如是者九日飄流在洪溝，

迨至第十七日黑夜時光，

乃被狂風推送到提斯潑洛西亞人^⑤的岸上。

彼時我冷儻交侵身殆僵，

多虧得那國中王子親手扶將，

扶我到他父門牆，

受國王斐伊頓^⑥盛筵相餉，

又蒙他賜我衣裳。

『我於此始聞攸力栖茲的音信，

乃得自國王斐伊頓；

他說攸力栖茲歸去道經他國境，

曾在彼作客暫停。

他又示我無數的鍛鐵金銀，

說是攸力栖茲在彼宮中暫寄存，

我看她縱教十代兒孫也用不盡。

又說是攸力栖茲本人，

彼時正往多度那^⑦，

去向那巨橡求卜問神靈，

要解決此番歸鄉井，

應須明去抑潛行。

他又當我面前酌酒獻神明，

誓說已準備舟船人手送彼作歸程。

但他遣我先行，

因彼時適有便船開往青蒼的杜利嶽。

他囑咐船人沿途須謹慎，

送我去見阿卡斯塔斯國之君。

又誰知那船家懷着歹心，

欲使我更陷不幸。

原來我們船到海中心，

他們便將我淪爲奴隸身。

他們將我衫袍都剝淨，

換上一襲襤褸百孔破衣衿，

落得如今你眼見的這般形景。

迨昨日響晚時分，

我們船到這伊大卡的國境。

他門用繩索將我在船中縛緊，

急急離船進食海之濱。

唯時賴天神爲我輕輕親解網，

我隨把衣衫束上作頭巾，

沿舵柄悄悄自沈身，

將手代槳，急急排波而進，

霎時便離船數十噀。

我於是攀岸躋升，

覓個樹叢將身藏隱。

唯時船衆大張聲，

急忙的四處搜尋，

卻不見我的蹤影，

只索得仍把船登。

如是，神祐我藏躲得逃生，

又導我來茲見一個聰明伶俐人，

也是我天數中未該絕命。」

於是牧豬人伊米阿斯將話應：

「啊，你真是個可憐人！」

我聽你訴述這患難的生平，

怎不由人不愴心！

然而你如今卻錯用了心；

你方才一席話，決不能令我置信。

想你這樣昂藏七尺身，

爲何也編造虛言期聳聽？

若說起我主的歸程，

我心中早已分明甚。

多應是他已遭一切天神所深恨，

因不許他在特羅亞戰場畢命，

又不許他凱旋歸後，

壽終在自己的家庭。

若還得恁地時，

這亞該亞舉國之人，

將爲他建造墳塋，

並留個不朽榮名傳子孫。

只如今，他竟被狂風吹刮到冥冥，

終也不知音信！

我今只願孤身棲息在豬羣，

絕足不向城中進；

就怕那王后多心，

常常要向我刺探音信；

那時便有大羣圍住我，

一層層向我問訊；

有的爲主人無消息不免悲辛，

有的則喜把他家私吃用盡，

從茲此眼不須清。

至於我，也無意探尋，也無心問訊，

爲曾受一挨陀利亞人^①的哄騙，

到於今猶存餘恨。

他說我主人與愛頓麥紐斯同在克里特，

方在繕修船舶準備作歸程。

又說他歸期不在炎天夏季，

便當秋穀方登，

並且是滿載而歸，人手都無損。

如今你這苦惱老年人，

怎又忽來斯境？

你休想把虛言博我歡心，冀我聽信；

我並非因如此才善待客人，

只因你是宙斯之友，理應恭敬，

並也爲你自身憐憫。」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堪佩你主意兒果真堅韌！」

我縱然已嚴誓對神明，

卻仍動不得你的心，

引不得你聽信。

我們如今相約定，

他日請奧林帕斯列位神，

替我們來作證；

倘若你主人果返家門，

你須贈我衫袍各一領，

並將我送往杜利嶽。

若還我今日之言不準，

你便命人將我推下那高崇山嶺，

藉懲將來乞食人，

不復敢謠言惑聽。」

於是那牧豬人將話應：

「我倘若先對你款待殷勤，

然後斷送你的性命，

那末我無論目前身後，

都能博得個大好聲名。

我因要向宙斯祈禱，一秉虔誠！

好罷，如今晚餐時辰已近，

行見我同夥們備辦來佳味餚殮！」

他二人如是談言，

未幾衆牧者率羣豬大夥歸旋，

便將牠一一趕歸欄，

只聽得一陣啼聲紛亂。

於是攸米阿斯乃對衆夥開言：

『你把那上等肥豬捉隻來，

爲這遠方遊客宰。

我們自己也須得一開懷；

只因我們爲這豬羣久把辛勞耐，

卻被他人白受用，

曾未得好言相貸。』

他說罷，使用利斧劈了幾枝薪。

其餘人捉進一肥豚，

已有五年壽命，

放在爐邊使立定。

那攸米阿斯是個善良人，

並不忘天上神明。

他先額上豬毛拋入火中進，

然後祈禱羣神，

願主人終得歸鄉井。

於是他把一根木樑高高舉起，

對那豬兒力擊，

那豬兒登時命畢。

其餘人便割斷咽喉，

把全豬火上焦炙，

又把肚皮開劈。

攸米阿斯從各關節，

剔下了生肉，用脂油裹起。

一部份撒上了麵粉，拋在火裏；

其餘的剝作肉泥，

用鐵弗徐徐薰炙，

在盤中一堆兒的放積。

於是攸米阿斯親把肉糜分，

緣他頗明曉主人責任。

他將肉分作七份：

一份獻給黑梅斯與列位女神，

口祈求心秉虔誠；

其餘六份平分給衆人。

對攸力栖茲則將脊骨肉一排全奉敬，

因使他主人不勝歡欣，

便對他表示意慇懃：

『攸米阿斯，我如此顛沛客遊人，

尙受你這般恭敬，

深願你對宙斯也一樣虔誠。』

於是攸米阿斯將話應：

『貴客啊，你且開懷進食自歡欣！

至若上天子奪都由命，

天威本是概羣倫。』

他說罷，將肉片焚給不死的諸神，

謹謹的酌了清瑩酒一樽。

將酒樽遞給攸力栖茲手中進，

然後就坐在自家的坐凳。

於是米所利阿斯將麵包分送一巡。

這是攸力栖茲去國後，

他自備金錢從退菲安人買進的奴身，

並未得雷厄提茲與王后貼補分文。

於是衆人各把面前酒食進。

迨大衆飽餐飲飲，

米所利阿斯乃撤去杯盆；

各各飽着肚皮去就寢。

唯時已夜靜更深，

月色無光天晦暝。

又值大雨連霖不盡，

不住的西風緊。

攸力栖茲乃開言語衆人，

意欲探試那牧豬人怎樣存心，

看是否肯脫下衣裳加己身，

或命人舉衣相贈。

「攸米阿斯，暨列位，都垂聽！

我如今要自誇誇，

並有一篇故事訴諸君；

爲的是人當酒醺，不免興奮，

縱教你如何聰敏，

也不由你不浪笑狂吟，

兼之手舞足蹈，話言兒沒個分寸。

只是我今既已啓辭端，

便不復能自噤。

我如今回想當年，韶華氣盛，

在特羅亞設伏情景，

只恨如今老嫗已無能！

彼時攸力栖茲與門涅雷阿斯是我們的統軍，

連我三人，把希臘全軍同率領。

我們開到那高偉名城，

在壘畔樹叢蘆葦當中寢。

會已夜深，北風嚴緊，

野地裏荒涼淒冷。

無何頭上雪飄零，

盾沿溼露結成冰。

唯時同伴的俱有衣袍可蔽身，

將盾攔肩安穩寢。

唯有我當日動身，未防寒冷，

因把衣衫留寄在親朋，

此時只賸得彩色緊身和一盾。

迨至半夜三更，星行天頂，

我用肘將身畔的攸力栖茲攪醒，

對他暗暗將言進：

「機警的攸力栖茲，

雷厄提茲之子，

我今身上紗衣袍，

這寒冷侵人欲死。

大約是神人令我忽迷癡，

臨行時只穿得一件貼身衣便至此，

諒來今夜難逃死。」

「我說罷，他立刻把法兒思忖，——

原來他作戰籌謀兩都機警，——

便對我耳語輕輕，

說道：「你暫且莫張聲，

休教你身畔的亞該亞人都竊聽。」

「他於是將頭擡起，用手支頤，

說道：「朋友們大家都聽！

我方纔得一噩夢堪驚，

似神明爲我告警。

因我們離船太遠，身實居危境。

有誰敢到船中去一行，

去向我們的首領阿加綿農快把撥兵請？」

「他說罷，便有安特累門之子托阿斯

一躍起身，

急忙拋下紫寬袍，

奔到舟中把兵請。

我便將他那寬袍披上身，

甜然一睡到天明。

「我所以恨不得回返當年，韶華氣盛，

便是田間牧豕人，

也人人相敬，願把衣袍贈。

只如今落得這般形景，

人人都把我看輕！

於是攸米阿斯將話應：

「老人啊，你方纔縱是誇矜，

卻尙未嘗不中聽。

所以你莫須愁冷；

你是個客遊人，

我理應借衣裳使你溫，

到明朝再還我等。

我這裏苦沒餘衣可分贈，

我們一人兒只有一身。

迨他日我們王子轉歸程，

當贈你衣袍各一領，

並如君意送君行。」

他說罷，便把一牀安放火爐旁，

又把綿羊山羊的皮兒鋪上。

攸力栖茲在牀上躺，

攸米阿斯替他蓋上一件毛氍氍的大氈，

俾把苦風遮擋。

如是，攸力栖茲榻上得安眠，

諸少年臥在旁邊，

唯有攸米阿斯不睡在裏間，

爲怕與豬欄相隔太遠，

驟難防不測之險。

攸力栖茲見他這般勤勉，

不由得心內欣然。

那攸米阿斯把一柄鋸刀擡上肩，

披上了擋風的大衣一件，

將一襲大羊皮深深護掩，

提一枝鋒利鋼矛防備人和犬，

然後到一處穩風岩石下，

難在羣豬去睡眠。

① Euboea.

② 島嶼指伊大卡本國大陸，Cyper 譯本註云：據此，

攸攸力栖茲所領版圖，係包括對面之大陸，即 No. 1.

cus 或 Leuca 半島之一部分。今此處已絕離成島，

即 Santa Maura 是也。】

③ Hylax.

④ 喻已雖然衰老但仍可於神情中察見當年英勇也。

⑤ 謂征特羅亞。

⑥ Thesprotiana.

⑦ Phendon.

⑧ Dodona.

⑨ Aenetus.

⑩ Aetolian.

⑪ Messenian.

⑫ Andramonon.

⑬ Thracia.

卷十五

王太子遇神歸故國
牧豕奴好義作居停

唯時那密涅發女尊神，

降落在廣大的拉栖第夢城，

欲覓取攸力栖茲之子，

囑吩他趕速作歸程。

她見他正與涅斯忒之子，

因在門涅雷阿斯的門廊臥寢；

那涅斯忒之子兀是睡夢酣沉，

忒楞馬卡斯則眼睜睜猶清醒，

只因他念父憂心，

徹夜的不能安寢。

於是碧眼的密涅發將身移近，

便如是對他將話進：

『忒楞馬卡斯，你心中須自知，

你這般飄泊忘歸非是計，

你不合把家私聽憑那小人處置；

你今羈旅在他鄉，終不得親消息，

他們要把你家私盡行侵蝕。

你須速央請那勇武的門涅雷阿斯，

速送你還歸鄉里，

猶得及與你那貞潔的娘親相會。

如今她父親與諸兄弟，

正逼她嫁給攸力馬卡斯爲妻，

只爲他有豐多聘禮，非是他人比。

你須莫讓她違你心意，

將你的家私帶去作奩資。

你當知婦人的尋常心理，

都願意替後夫掙作家私，

把前夫兒女，當年伉儷，都不加記憶，

也不願在人前將故夫再提起。

你所以須速趕歸家裏，

選擇個信任宮人管家計，

直待天上神賜你個賢妻。

尙有一言你須牢記：

如今那些求婚無賴輩，

方在伊大卡和薩摩斯中間的海峽，

設下了牢籠巧計，

不待你腳履家鄉，

欲便置你於死地。

然而我想他們此舉斷斷難如意；

他們欲待陷害你，

將不免自喪身軀，先在地中埋瘞。

你卻仍須速把此間離，

日夜兼程將船前駛；

自有那不死神暗中護庇，

並作起好風送你。

你一到伊大卡第一海濱，

便遣你舟船人手先到城裏，

你自己徑去把牧豬人尋覓，

原來他對你忠誠無歹意。

你便在那裏住宿一宵，

先命那牧豬人到城中通個消息，

命他對你母皮涅羅皮，

說你已從派洛斯平安返鄉里。」

那女神說罷，便高舉自返天庭；

這裏忒楞馬卡斯擦擦腳跟，

把涅斯忒之子從甜蜜夢中攪醒，

說道：「庇士特拉安，速醒！

牽出你健蹄良馬，速把車兒配整，

你我好準備登程。」

那庇士特拉安便將話應：

「忒楞馬卡斯，你我雖然心急欲登程，

卻看這樣的黑夜冥冥，

怎可以驅車駕乘？

不多時便欲天明，

且等那門涅雷阿斯起身，

在車中裝滿贈品，

用歡言贈送前行。

原來作客的叨受主人恩，

便須得終身思忖。」

他說罷，金色晨光已漸呈；

勇武的門涅雷阿斯別了美麗的赫楞自起身，

向二人臥處徐徐走近。

那攸力栖茲之子瞥見他形影，

急忙把光澤的短襦束緊，

又把件大氅披身，

便趨前將話進：

「啊，天縱的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所生，

你是個萬姓之君！

如今請讓我還歸鄉井，

爲的是我念家心切情殷。」

於是勇武的門涅雷阿斯將話應：

「忒楞馬卡斯，你既然情切思行，

我決不將你留頓。

我素不喜作主人過分殷勤。

我以爲凡百事須以人情爲準。

客欲留時偏速送，欲去故留行，

論情理一般不應；

故莫若去留迎送一任客心情。

只是仍望你稍事留停，

讓我來給你贈品，

並放入你車中進；

我這贈品豐多富盛，

你自己諒能看省。

我又欲命侍女把佳餚烹飪，

非徒欲使你果腹好登程，

也爲要盡我主人禮敬。

你此去，若還從希臘與中央亞各斯一路而進，

我便能親自兒伴你前行，

我將駕車騎爲你作導引。

我們一路上將不孤岑，

將到處有人特贈品；

或則是一雙騾子一金樽，

或則是一口金鍋一銅鼎。」

於是聰慧的忒楞馬卡斯又將話應：

「啊，天縱的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所生，

你是個萬姓之君！

我此去欲逕返自家鄉井，

因我動身時，未曾把家私交托給誰人；

所以我此番出外尋親，

卽還保得自家身，

仍恐要喪失家中珍重品。」

那勇武的門涅雷阿斯將言聽在心，

便叮嚀妻子侍兒們，

備華筵設置在中庭。

未幾伊替阿奴之子波伊圖斯亦把宮門進；

他方自牀中起身，

原來他居處相離甚近。

門涅雷阿斯便命他舉火備炙肉，

他聞言即便遵行。

唯時門涅雷阿斯自向一芬芳室內進，

有赫楞與麥加判齊斯相伴同行。

迨進得那寶庫深沉，

門涅雷阿斯便取得高脚杯兒一隻，

復命麥加判齊斯取得一銀樽；

那赫楞，則在箱篋當前將步停，

內藏着她平時手織的錦繡衣衾。

她從那最下一層，

挑取最美最大的寬袍一身，

光艷如天上明星。

於是他三人齊返前庭，

對忒楞馬卡斯將話進：

『忒楞馬卡斯，你既然情切思歸，

我願那威赫的宙斯神，保祐你沿途安適！

我家中不乏珍奇，

今獨取最貴重的一宗來贈你：

這是精巧的酒樽一隻，

乃是純銀之質，

沿口兒金子鑲邊，發爾坎所留奇蹟。

我當初作客在西頓人的國裏，

國王飛迪麥士舉此相貽，

我今樂將牠轉贈給你。」

他說罷，便將那高脚杯兒遞給他手裏；

麥加判齊斯又將那銀樽在他面前放置。

唯時美貌的赫楞在旁佇立，

手捧着衣袍一襲，

也對他話言懇切：

「我那親愛的孩兒！

我也有件東西贈你；

這錦袍，是我赫楞聊表贈行微意，

備你他日結婚之喜，

給新娘穿作嫁時衣。

如今且交你母親什襲藏之；

更願你返家鄉沿途多喜氣！」

她說罷，便把那衣袍遞；

他按着心中不勝喜。

於是庇士特拉安，將贈品持往車中，

一件件看來，好生驚異。

門涅雷阿斯乃引他們重入室。

一僕人用金壺提水至，

傾注在銀盆裏，

請客人將手洗。

然後移一光瑩桌子在他們面前放置。

一年老管家，搬來麵食，

又羅列了珍羞百味。

波伊圖斯之子，將肉切開，向主客都分遞；

門涅雷阿斯之子，則舉金樽酌佳釀；

於是大家都吃起。

迨衆人飲酒俱畢，

忒楞馬卡斯乃與涅斯忒之子駕就車騎，

向門廊前驅進邁。

門涅雷阿斯右手舉金杯，車後跟隨，

欲爲他祝告前程順利，

便攔住了馬頭，表示他別離情意：

「青年子，我今用杯酒，祝你們前程順利！

請向那萬民牧者涅斯忒，

轉達我懷思之意；

原來他當日在特羅亞戰陣地，

待我們希臘健兒，親父不啻。」

於是聰慧的忒楞馬卡斯乃將話應：

「啊，天縱之君，今所囑自當遵命；

等我去和他見面，

當把你這番言語轉告無餘贖。

且他日我歸鄉井，

倘得見我父攸力栖茲先已到家庭，

也當把你今番待我這恩情，

並如許珍奇贈品，

一件件都對他道個詳盡。」

正說着，他右旁飛起一鷹，

爪抓着一隻白鵝，

乃是人家所養馴。

一霎時男男女女奔逐起譁聲。

誰知那鷹一飛近，

便突向右侧馬前掠過，迅逝入蒼冥。

衆人見此狀，都不覺鼓舞歡欣。

那庇士特拉妥，便向門涅雷阿斯開言動問：

「天縱的門涅雷阿斯，

你是個萬姓之君！

你想方才這鷹是何兆朕？

他將來應在你身，

抑在我們身上應？」

他說罷，勇武的門涅雷阿斯久久沉吟，

頗覺這疑問一時難決定。

只是那赫楞已將話應，

她說道：「你們都聽，

我猜這是天神示兆朕，

不多時便將驗應。

那鵝兒是在人家養肥，

鷹是生長在山林；

如今見鷹攫鵝兒飛去入蒼冥，

便是攸力栖茲他鄉飄泊歸鄉井，

對那些無賴寄生人報仇的兆朕。

他或者如今早已到家庭，

預把復仇計畫安排定。」

於是聰慧的忒楞馬卡斯乃答言：

『但願得宙斯神顯赫威嚴，

使今日這兆頭終應驗！

我他時歸去到家園，

自當把你們奉作神明長感念。」

他說罷，將馬兒加上一鞭，

便急急躍出平原，駛過城園；

整日的，他二人揮覆馳驟不留延。

不一時紅日西沉，四下漸昏冥；

他二人已到費里城，

停轡在戴克里斯的門庭，

他乃是奧細洛克斯之子，亞勒腓之孫。

那一夜，他二人便在他家寄頓，

蒙主人款待殷勤。

迨次日玫瑰色曙光漸露，

他們便把車騎駕就出廊檻。

忒楞馬卡斯將鞭一振，

那雙馬欣然奔驟前行，

不一刻已見派洛斯壙垣高峻。

於是忒楞馬卡斯乃對他同行侶伴話衷情：

『涅斯忒之子，我今有一言相請，

不知你是否能行？

想你我父親便已有交情，

你我深交夙已定。

况你我年齡相等，

經此次同行相伴情誼益加深。

天降的王子啊，所以我如今有所求懇，

懇求你讓我在船中，

莫帶我再把宮門進，

就只怕你父涅斯忒情意殷勤，

要將我勉強牽留不放行。」

他說罷，那涅斯忒之子心不躊躇，

究不知應作何區處；

久思維乃始心許。

他於是將馬頭轉向海濱，

直向那泊舟之處；

將門涅雷阿斯所贈衣袍財物，

一一都在舟中貯，

然後對忒楞馬卡斯低聲微語：

「你須不待我歸家把信傳，

趕速命舟人齊集登船；

我深知我父性兒嚴，

他必不讓你匆匆便別去，

他要親身來此將你強留窶。

他也不願你空手返家園；

縱然你能言善辯，

他終必心中大不歡。」

他說罷，便驅那長鬃之馬，回首向城中，

不一時便到他父之宮。

這裏忒楞馬卡斯囑咐他船衆，

說道：「朋友們，把你們衣物行裝都在船中歸總，

即時準備開船好趁風。」

他說罷，大衆欣然俱遵命；

紛紛都把船艙進，

各在櫓檝之旁分坐定。

正如是紛忙未竟，

又在後艙頭向密涅發祈禱獻犧牲，

忽來了一個浪遊人，

乃是亞各斯曾犯殺人的亡命。

他是個著名卜者，

麥蘭普士^①的曾孫。

那麥蘭普士本是產羊的派洛斯人，
生前家道頗豐盈。

後爲奔避威權顯赫的泥琉斯，

致須離別家鄉到異境，

家財悉被君王強佔領。

如是者足有一年程，

他身在菲勒卡斯^②宮中被拘禁，

受盡了苦痛殘刑，

又因那王女事心不能平，

遇不住如焚怒忿。

但後來終得脫身，

把菲雷斯的鳴牛悉驅入自家國境，

對泥琉斯報復了仇恨，

把王兒劫去與兄弟成婚，^⑤

此後他到亞各斯，

受居民擁戴爲君。

他於此娶了妻室，建了宮庭，

生二子俱皆英挺，

一個名爲安替弗提斯，^⑥

一個曼提烏士，^⑦是其名。

安替弗提斯生瓦克利斯，^⑧

瓦克利斯生安菲哀勞斯，^⑨深得人心，

宙斯與阿坡羅都對他寵愛有殊恩。

他却未能得把天年盡，

都只爲他婦人受人賄贈，

致在底比斯地方喪命。^⑩

他有二子把家承，

一個名爲安菲洛克斯，^⑪

一個名爲阿爾克彌溫。^⑫

曼提烏士生二子，

克賴塔斯，^⑬與坡力費地，^⑭是其名。

克賴塔斯緣貌美，

被曙光女兒奧洛刺召去作天神。

坡力費地則受阿坡羅賜作預言人，

安菲哀勞斯死後推他第一人。

他因與父親抗命，

獨住在海拍累西亞●賣卜爲生。

彼時那一人倏然而至，

便是這坡力費地之子，

名爲提奧克力麥奴斯，

他見忒楞馬卡斯正於艙後獻犧牲，

便對他進言如此：

『朋友啊，我今見你獻犧牲，

我便憑這犧牲與夫天上神明，

並憑你與從人的性命，

欲向你有所求請；

我如今有所問訊，

願你一一的直言無隱。

你是何人，屬何種姓？

何處是你的鄉里親隣？』

於是聰慧的忒楞馬卡斯乃將話應：

『客人啊，我願對你明言不稍隱。

我身生在伊大卡，

攸力栖茲是我父親。

可是他多應早經客死命歸陰；

我所以帶同船舶從人，

冀覓取我那久別父親的音信。』

於是神樣的提奧克力麥奴斯乃應聲：

「我亦如君拋撇了家庭，

只爲我會殺死親人一命，

他在亞各斯有衆親朋，

亞該亞人中勢力駸駸盛。

我因避他們報復施刑，

所以拋撇家鄉往外奔，

一處處飄流無定。

今求你把舟船載我同行，

免我被他們追獲難逃命。」

於是聰慧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你既然有難在身，

我不忍將你拋離獨自苦伶仃。

你他日到我鄉井，

但凡我力所能盡，

事事兒必都供應。」

說着，他從提奧克力麥奴斯手裏接過長矛

一柄，

僅僅將牠放入舟中進。

忒楞馬卡斯便在後艙坐定，

提奧克力麥奴斯坐位兒和他相並。

於是衆船員解纜備開行，

忒楞馬卡斯乃發號施令，

命衆人把繩索桅帆準備都齊整。

衆人領命，不敢略延停，

急忙忙把松木桅檣豎在橋根井，

用支柱將牠堵緊，

取牛皮索就之繩，

把雪白船帆掛定。

那碧眼的密涅發便作起清風一陣，

自天空直捲而來，

使舟船如飛前進。

如是，船兒前進一程程，

經過了克郎尼，越過了卡爾息斯，清流勝

境。

迨到了費里附近，

那時紅日已西沉，

四下裏漸漸昏暝，

乃經過神聖的伊利斯，

伊比安人所治之境。

由此，他欲向尖角島嶼前進，

却不知凶吉死生，

心下狐疑難自鎮。

唯時攸力栖茲和那牧豕的忠男，

正在草廬進晚餐，

同食的，復有那牧豕同人一大班。

迨衆人酒食俱饜，

攸力栖茲乃對衆開言，

欲把那牧豬人心腸試探，
不知他有心留客再留連，
抑便將他向城中發遣。

他說道：「攸米阿斯，與你們大衆，俱聽我言！」

我如今在此，生怕諸君擔負艱，

故欲向城中去求乞，

動身時便在明天。

只望你們好好兒的指點，

並差一穩妥人領導而前。

我一到城中，便無須你們再教管，

就望有人兒給我些殘杯廢盃。

我若還得到那攸力栖茲的宮殿，

我便去尋那謹慎的皮涅羅皮，

將自己的生平表見；

並去見那求婚之黨，

或許也賞賜我一餐，

因他們闊綽多資，

當不悞區區一膳。

我於是願爲他們効力供驅遣。

原來我曾受黑梅斯神的恩典，

服役之事乃我所專擅，

例如燻火劈柴，宰肉酌葷，

舉凡富貴人役使貧賦，

我事事兒都會幹。」

那攸米阿斯聞言大不歡，

說道：「客人啊，你怎的會有這般主見？」

你不知那求婚人恣睢暴戾氣衝天；

你若還有心去混跡其間，

是無異將身暴殄。

那求婚人的僕役們，

怎似你這般老可厭？

他們都是些健旺青年，

穿着的整潔衣衫，

光光頭髮嬌顏面，

執役在光瑩餐桌邊，

不絕的紛陳酒宴。

不然，不然，你不若停留在此間！

我們這裏，並無一人將你嫌厭。

迨他日攸力栖茲之子歸家轉，

將賜你一襲衣衫，

並如你心情將你發遣。」

於是備嘗艱苦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攸米阿斯啊你如今救我的困苦，慰我的顛

連，

願那宙斯神愛你如同我愛眷！

原是，爲人在世最堪憐，

當莫若飄流無定如蓬轉。

都只爲圖將口腹壓，

致不免他鄉浪跡，到處受辛艱。

你今日將我留牽，

囑待你主人歸轉，

我求你對我明言，

那攸力栖茲當日離親出征戰，

如今他二老可還康健，

抑會身死到冥間？」

於是那牧豬人將話應：

「客人啊，我願和你一一言明。

他父親雷厄提茲今尙生存，

却日禱宙斯神，但求早畢命；

都只因他念親兒沒音信，

又悼結髮妻亡故痛摧心，

因落得未到期衰已有龍鍾景。

他母親也因念子苦悲辛，

活活的焦憂喪命，

那情形委實堪憐憫！

我願我生平親故有恩人，

莫似她這般畢命。

她生時雖是苦憂心，

却是慈祥和氣堪親近；

原來我和她幼女提彌尼，

在一起養育成人；

她待我二人彼此無分等。

迨我們都已長成，

她把提彌尼送將沙米締姻親，

博得一份兒豐厚聘；

我則蒙她把衣服繩鞋相贈，

遣我到田間工作自謀生，

却是她愛我心腸並無減等。

我如今雖受神明眷顧事事都通順，

却無處再蒙她那樣恩情。

我如今力作辛勤，

賴出息供給食飲，

並也有餘資分餉嘉賓，

却不得如今王后，一言慰藉，一事垂恩；

都只因她家裏被閒人竊佔逞強橫，

奴僕們欲待趨承都不准。

可憐我們做奴僕的別無思忖，

只欲得趨承女主人，

面聽些兒教訓，

或冀得賞賜些東西，

帶到田間供食飲；

原來這般例外的恩情，

奴僕們最喜愛領。」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攸米阿斯，牧豕人，

你當是作提孩使拋離親屬家庭。

今請你對我明言勿稍隱。

莫不是你那生身的城市，

被誰人劫掠侵凌？

莫不是你當時獨自在羊羣，

被敵人劫載舟船渡大海，

將你出賣在宮庭？

於是那牧豬人將話應：

「客人啊，你如今既已垂詢，

容我明言你靜聽；

你且斟些酒兒舒暢飲。

這些時夜間長水，

睡眠時候不愁無，

你我且談些前情解悶。

你須待應睡時間再就寢，

睡眠過度也傷身。

至於你衆人，有願早眠者聽；

到明朝早餐竟，

便爲吾主看豬羣。

未寢的且在草廬食飲，

須各把生平不幸事，

說與大家共聽；

因若生平久經飄泊受艱辛，

日後回思頗足娛心境。

我所以願把垂詢事說來你聽。

「有島名爲敘利亞，

或者是你所素稔，

牠位在奧鐵迦之頂，

太陽的過道於茲變更。

那島上居民不繁盛，

却有的是絕好牛羊羣，

並有葡萄與穀麥繁生。

島上人不知有飢饉，

也沒有疾病戕身，

都活到毫蓋之年，

然後阿坡羅與岱雅那二位尊神，

用銀弓銀箭送他命盡。

那其間有二座城，

把全島平分作兩份。

我父提細烏斯兼作二城主，

他是神樣的奧米奴斯之所生。

「後來腓尼基人來到我們的國境，

從此後事故橫生。

他們海上善航行，

却盡是貪饑的惡棍，

船中滿載着珍奇品。

彼時我父家中有個腓尼基女人，

頗長美貌善縫針，

也受他們的誘引。

先數日，她浣衣在此輩停舟的海濱，

有一人向彼調情；

可憐脆弱女人心，

怎經得起這般勾引？

此後他問她家鄉名姓，

那女子便直指我父的高簷將話應：

「我生長在產銅的西頓，

我父名爲阿里勃斯，●本是富饒家境。

我一日在田間散步閒行，

被退非安的海盜劫來斯境，

索重價將我出賣在宮庭。」

於是那人將話應：

「那末你可以跟我們同歸鄉井，

好去到家中重見雙親；

你雙親如今尙健存，

家道也豐饒未損。」

那女子便將話應：

「倘若你船人肯立誓平安帶我歸鄉井，

我情願跟你同行。」

「她說罷，大衆依言宣誓對神明。

迨至一個個誓言都竟，

那女子便又將言進，

說道：「此事暫時須勿漏風聲！

倘若你舟人與我銜衛邂逅，

或相遇在那清泉之井，

切不可對我招呼問訊；

否則風聲傳入老王耳中進，

他未免啟動疑心，

要把我用繩幫細，

並謀害你們的性命。

你們須把我這話牢牢記在心，

把貨物預先買定；

迨你船中裝載都齊整，

急差人到我宮中送個信，

我當相機行事，多帶些金銀同遁。

還有件可珍物品，

我也願當作船資來相贈。

原來我在他家照管個孩兒，

伶俐聰明到頂，

我出外他必隨行。

我將來把他帶到船中進，

到別國將他賣去，

可博得大筆金銀。」

「她說罷自返宮庭。

那些腓尼基人在我國居留到年盡，

逐漸兒屯積了大宗貨品。

迨至船兒滿載備開行，

便差一人來向那女人送信。

那來人奸刁堪恨，

他拿一串琥珀珠鑲金頸圈，

直走入我父家中進。

家中侍女們和我母親，

將那物玩弄頻頻，

便出價將牠買定。

那人趁機會，對那女人丟眼色，通了音信，

便自回舟去覆命。

於是那女人牽我手同出宮門。

她走到前廳，見桌上杯盤狼藉陳，

原來是會餐方竟，

大衆都歸議事廳。

她急忙把三隻高脚杯兒揣入懷中進；

我便茫茫然隨彼前行。

彼時太陽西下道路漸昏冥；

我二人急步匆忙到海濱。

衆人齊把舟船進，

揚帆起旋便開行。

多蒙那天上宙斯神，

送我們好風一陣。

如是前行共六日，晝夜兼程。

迨至第七日天露光明，

女獵神阿提密斯便結果了那女人的性命；

她如一海鴨，頓在艙中仆倒身。

大衆將她拋入波濤進，

給海豹羣魚作食品，

落得我孤零獨賸，

不由得慘痛摧心。

可是風濤推送前行不復停，

直至進伊大卡的地境，

便蒙雷厄提茲購買撫養到成人。

這就是我來居此地的始末詳情。」

他說罷，攸力栖茲乃應聲：

「攸米阿斯啊，聽你把生平困苦詳陳，

怎不教人痛徹心？

可是那宙斯神，

已使你禍福得平衡；

你少時雖受艱辛，

終遇着個慈祥大善人，

到於今酒食豐盈。

你如今生活安寧，

怎似我這樣飄零無定？」

他二人如是閒談，

迨到更深始睡眠；

睡眠時間殊苦短，

不一時便已天光現。

唯時忒楞馬卡斯之船將近岸邊，

便落下船帆，放下船桅竿，

用槳櫓鼓盪而前。

於是拋錨繫纜，相將登岸，

准備了酒漿餚饌。

迨衆人既飲既餐，

忒楞馬卡斯乃對衆開言：

「你衆舟人，可逕把船兒駛進城；

我暫到田間去尋那牧羊人。

迨晚上田間事竟，

我隨即也把城門進。

我明朝要備一席酒筵豐盛，

藉酬你等一路的勞辛。」

於是提奧克力麥奴斯乃作聲：

「孩子啊，我如今將往何處安身？」

這伊大卡千家萬姓，

我應到誰家寄頓？

抑或逕投奔你父母的家庭？」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

若在他時，你倘肯降臨舍下，

我自當不勝歡迎，

因我家並不乏待客餚饌。

只如今，你當堪不得我家裏那般情景。

我自己，既不獲居家款遠賓，

我母親也不肯出來見您；

只因她不願見那些求婚無賴人，

所以獨自居樓頂，

長日把機杼織錦。

可是我另有一人可爲你薦引：

就是那顯赫的攸力馬卡斯，

多智的波里白斯之所生；

如今伊大卡人都把他奉作神明，

確也是此間的首領。

他一心要與我母成婚，

並欲把我父王權自繼承。

至於他是否好事未成先隕命，

則唯有那天上宙斯神心下自分明。」

正說時，他右邊飛起一鷹，

乃是阿坡羅差命之禽。

那鷹抓着一白鴿，

半空中毛羽落紛紛，

都落在舟旁的路徑。

於是提奧克力麥奴斯喚過那王子，

緊握着他手兒將話進：

「忒楞馬卡斯，方才你右側飛過這鷹，

多應是天神告警；

我一見便知牠是隻示兆之禽。

我看伊大卡，唯有你家王氣盛，

你家的王位，將世世相承沒窮盡。」

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乃應聲：

「但願你如今所言都驗應！」

你行見我是個慷慨之人，

我將與你多多的贈品，

必使人人都羨你僥幸。」

他於是，向他同伴人囑咐如此：

「拜里厄司，●克利吐斯●之子，

想當初隨我到派洛斯數十從人，

唯你最能承我意旨；

你如今領此客到你家中暫止，

須得要款待殷勤，

待我回來再處置。」

於是那著名槍手拜里厄斯答言如此：

「忒楞馬卡斯，縱然你一去多時，

我也必款待他至終如始，

我決不貽君之恥。」

他說罷便自登船，

命船人即便解纜，

船人們急忙坐定在船舷。

忒楞馬卡斯脚把繩鞋踐，

自船艙提出一柄銅頭矛子好鋒鋦。

水手們撐船離岸邊，

向城中鼓棹而前。

那王子急忙獨步向田間，

直至那義僕經營的豕圈。

① Meampus.

② Phylacus.

③ Cowper 譯本註：薩勒卡斯之子易薩克拉斯（見

卷十一）叔泥琉斯之牛羣而藏之，泥琉斯命其姪麥

爾普士往奪回，而恐其有異志，擄其廬以爲質。麥爾普

士敗績被俘，久方得脫，奪牛而回，與泥琉斯戰，敗之。先

是，泥琉斯有女披羅（見卷十一），許與麥爾普士之

弟爲妻，旋悔不與，至是乃叔之歸。

④ Antiphates.

⑤ Mantius.

⑥ Oicles.

⑦ Amphiarads.

⑧ Cowper 譯本註：時，奧兵伐底比斯，安薩與勞斯自

如去則必死，其妻厄力薩利受坡力奈（Poly-

nices）之賄，強之去，果戰死。

⑨ Amphilochna.

⑩ Almeon.

⑪ Cleitus.

⑫ Polypheides.

⑬ Hyperesia.

⑭ Theoclymenus.

⑮ Croni.

⑯ Chaleis.

⑰ Cowper 譯本註：相傳放力，栖茲之母自縊死。

● Chimene.

● Cowper 譯本註：此處之敘利亞，殆指塞拉摩西

(Syracuse) 的地峽而言。在荷馬時代其地當爲一

島或一半島，未可知。

● Cestus.

● Ormenus.

● Aiybas.

● Peiraens.

● Clytus.

